

著 房 山 六 漱
俠 大 洋 海

龍 球



行 印 局 書 光 龍

印翻准不 有所權版

俠大洋洋海

龍 球

冊四書全

元四價定

費匯郵加酌埠外

房山六漱 者作著

局書光龍 者版出

局書光龍 所行發

場市萊蓬路萊蓬海上

版初月九年九十國民

店書央中 圈家麥海上 所行發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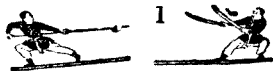
局書界世省各處售經

龍王

第四集目次

海洋大俠 球龍目次 第四集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第三十七回 | 靈藥醫傷芳心藏密意 | 滄波望遠秋水隔伊人 |
| 第三十八回 | 奸計成空俏丫鬟無心忘密札 | 奇峯忽起莽少年有意闖華堂 |
| 第三十九回 | 換影移形倏顯英雄真面 | 奇男俠女同聯鸞鳳良緣 |
| 第四十回 | 蕭寺尋師雙雄空色相 | 叢林執法大盜入茶毘 |
| 第四十一回 | 枯骨嶙峋揮鋤除怪物 | 滿槐蕭瑟奮勇捕逢蒙 |
| 第四十二回 | 驚鴻一瞥矯首望芳塵 | 回馬三鎗騎驢驚絕技 |
| 第四十三回 | 虎鬥龍爭江湖談義氣 | 登山涉水庭院見仇人 |
| 第四十四回 | 一口水力抵少林拳 | 八枝籤惹出飛來禍 |
| 第四十五回 | 黠盜喬粧深更追盜賊 | 蛾眉拒敵寶劍刺眉毛 |
| 第四十六回 | 頭顱懸太白嚇倒貪官 | 頸血濺黃埃推翻縣令 |



龍虎王

第四集目次

第四十七回

銀濤碧海俠女戰妖龍

劍影雷聲尊師逢舊弟

第四十八回

皓首映朱顏夫婦重逢喜圓破鏡

神龍摧敵艦華夷慶戰威震環球



2



第三十七回

靈藥醫傷芳心藏密意

滄波望遠秋水隔伊人

岳秀君好好地同岳三鬍子說話。不知怎樣的心上一陣難受。一張嘴哇的吐出一口血來。岳三鬍子見了大驚失色。說怎麼了。董老太也趕着過來。一把拉着秀君的手。問爲什麼忽然吐血。秀君正要回答。一口血又直沖出來。秀君回頭不及。這一口血噴出來。竟噴在董老太頭臉之上。董老太也顧不得抹臉。只一手綽住了秀君的膀子。一手和他摩着胸口。美君本來聽說岳三鬍子來替他說親。未免有些害羞。躲進內艙去。不肯出來。聽得秀君忽然吐血。慌忙搶出來看時。見秀君唇邊嘴角都是血迹。董老太滿臉是血。更覺吃驚。忙拉着秀君問怎麼了。秀君第三口血又來了。噴得美君頭臉上和胸前的衣服上。斑斑點點的。



酒成無數桃花。美君一看急了。就哭起來。說方纔還好好的。如何一霎時就吐起血來。秀君一時回答不出。只對他們搖頭。似乎叫他們不要着急。自己一回身坐在榻上。盤膝坐着。勉強掙出一句話來道。不妨事。待我靜坐一回。說着。就闔目凝神。慢慢的把氣往下三部運去。運了一回。果然血也止了。心上也不難受了。岳三鬍子同董老太等都是內家。看着他盤膝坐起。知道他是運氣。大家並不驚慌。只靜靜的候着。董老太同美君輕輕的走進內艙。換了衣服。洗過手臉。才走出來。見他睜開兩眼。霍地立起。笑道。好了。你們倒無端吃了一驚。岳三鬍子道。好了自然最好。但是你是兼有內外功的人。不是尋常的風寒感冒。可以致病的。你難道從小有吐血的舊病麼。董老太說沒有。他從來沒有犯過這個病。岳三鬍子縐縐眉頭道。這一定有個緣故。叫美君把換下來的衣

龍虎

第七十三回

服拿出來。岳三鬍子細細的看了血的顏色。不覺搖頭道。這是內傷的血啊。大家都覺一驚。秀君剛洗了臉出來。接口道。我沒有受傷啊。岳三鬍子想了一想。道。那一天你和石金山比武的時候。在擂台上給他一推。若換了別人。早給他推到台下去了。幸而你的輕身功夫。非常之好。借着他往上一托的力量。竟直騰上去。斜斜的在半空裏翻了一個筋斗。又給大風鼓着衣服。一時竟不落下來。等得這小子抬頭往上看時。你就疾飛而下。脚尖兒輕輕一挑他的領下。他如何受得住。自然仰面一交。不過你的鉤他一下。完全是借的巧勁。他儘管跌了一交。却並不受傷的。你受他的一插一推一托。却正在胸腋之間。這小子的蠻力。可真不小。你又趁他的力往上一騰。兩力相激。着在軟處的就受。或者你的傷就在那一天種下的。也未可知。秀君道。叔叔的話雖有理。然

而那一天我却絲毫沒有覺得。要是真受了內傷。不但我自己一定可以知道。就臉上的氣色。叔叔和乾媽難道都一些瞧不出的嗎。岳三鬚子道。是啊。怎麼我們竟都沒有留意呢。在我想起去。一定是你的內功。在那裏抵抗着傷勢的發散。抵抗了幾天。按說照你的功夫。原可以抵抗得過去的。不知怎樣的這兩天。大約心上有了什麼不痛快的事。分了內功上抵抗的力量。所以發作起來。你們說我的話可不是。董老太正在那裏細看美君衣服上的血迹。聽了這一番話。連說不差。一定是這個道理。美君也點頭道。是。只秀君臉上却隱隱的紅起來。岳三鬚子看了。知道這裏頭總有緣因。不過女孩兒家的心事。怎好盤問他。只請董老太細細看一看秀君的胸脇。手指捺上去痛不痛。董老太同着秀君去看了一回。只見秀君一雙玉膩酥溫的乳上。似乎有幾個指痕。

却不甚看得出。只隱隱約約的在皮膚之間。手指捺上去。重重的捺。並不覺痛。輕輕的一捺。倒反有些酸沈沈的痛楚。董老太出來和岳三鬍子說了。岳三鬍子只是縐眉。沉吟了一回道。我回去且先送幾味藥。和一顆護心丹來。且護住了心。再說。董老太見了岳三鬍子的神色。不覺心上突突的跳。悄問道。不要緊嗎。岳三鬍子說不出別的話。只是搖頭。董老太見了。心上一酸。不由流下淚來。美君更覺耽憂。撲簌簌的淚珠亂落。又怕秀君看見。連忙把衣袖到面上去拭。不防秀君已在面前。看了他們這般模樣。心上料著了幾分。却又有幾分不信。只問岳三鬍子道。叔叔。我的傷要緊不要緊。岳三鬍子勉強笑道。世上那有醫不好的病。更沒有治不好的傷。我回去先把藥送來。你吃了再說。只要有效。就不要緊了。說着。就匆匆的上岸去配藥。秀君候他走了。就問董老太道。

我叔叔說我的傷怎麼樣。董老太只得裝着笑容道。他說吃了他的藥。就不要緊了。雖然是這般說。但是神色之間。總覺有些不對。秀君再要問美君時。美君又走進房艙去了。秀君走到裏面問時。只見美君倒在床上。掩面嗚咽。秀君此時心上已經著料了五六分。忙拉着美君道。妹妹。你不要傷心。有話只顧和我說。秀君說到這裏。聲音已經沙了。美君再也忍不住。撲在秀君身上。把一個臉深深的伏在秀君懷裏。抽抽噎噎的哭起來。董老太忙來勸解。見他們兩個人哭作一團。眼淚也留不住了。三個人竟對哭起來。直至船家走進中艙。說有人送藥來了。秀君才拭淚走到船頭上。只見一個眉清目秀的小和尚。手裏拿着一包藥。還有一封信。秀君問你是岳三爺叫你送藥的麼。小和尚道。我不認得岳三爺。這藥是我師兄托我從揚州送來的。秀君不覺大託道。你師兄

是誰啊。小和尚道。我師兄法名叫德光。我不知道他姓什麼。你可是岳小姐嗎。秀君道。不錯。我就姓岳。小和尚就把一包藥和一封信。交在秀君手裏。說我走了一翻身。縱上岸去。起步如風。秀君忙叫他回來。他那裏聽得見。一展眼的功夫。小和尚的影子。愈走愈遠。不看見了。秀君甚是疑心。把信拆開來看時。只見寫着兩行龍蛇飛舞的大字道。如七日內傷發吐血。或發寒熱者。服此百艸金丹三丸可愈。郁錦榮再拜。又藥用陳酒沖下。服後二十一天內。不可勞動。切囑切囑。秀君看了一時間。眉結忽開。歡容頓現。董老太見秀君一面解那藥包。頰上雙渦。已在微微顫動。忙取過信來一看。見了郁錦榮的名字。登時會過意來。看着秀君開了藥包。已覺異香撲鼻。三顆指頂大小的丸藥。在模子上亂滾。岳三鬍子早一步跨進艙來。連說好香。一見這三顆丸藥。驚道。這是百草

金丹。你從那裏得來的。我煉了二十年的藥。獨獨這百草金丹缺了幾種草藥。再也配不成。如今好了。我的藥用不着了。說着。揀了一粒藥。細細的看。又放在鼻子邊聞了一回。秀君和他說了郁錦榮送藥的話。岳三鬚子道。原來是他送來的。這個人情可不小。但他已經到揚州去了。如何會知道你在今天吐血。特地的送藥來給你。難道他能未卜先知嗎。可是他在這裏的時候。怎麼又看不出你受了傷呢。而且這個人也怪的很。只來得半天一夜。第二天就上揚州去了。說兩三天就來的。現在已經六天了。袁輔明還在這裏等着他一同回去呢。秀君聽了。也想不出是什麼道理。只取了酒來。先沖化了一顆藥吃下去。只覺得一股香氣。從喉嚨裏直透到丹田。不多一會。哇的又吐出一口紫血來。董老太同美君不覺失色。岳三鬚子忙說不要緊。吃了這種丸藥。一定要把

瘀血追得乾乾淨淨的。方纔算得全愈。今天吃了一顆。再有兩顆。留着明天後天吃。大約吃完了這三顆藥。傷也可以好了。秀君聽了。心上自然十分感激。郁錦榮却又沒處可以尋他。覺道十分惆悵。過了一夜。秀君又吃了一顆丸藥。吐出一口淡紫的血來。知道藥力已經達到。第三天吃了百草金丹。不吐血了。只渾身的骨節。珊珊作响。肚子裏呱呱的响了一陣。放出幾個很臭的屁來。又渾身上下出了一身香汗。三鬚子道。恭喜恭喜。病根完全拔掉了。如若沒有這個藥的話。可真危險得很啊。但是這百草金丹吃了之後。第一忌的七情六慾。沖激心經。第二忌的是使用氣力。我勸你不如回到邗水去罷。靜靜的在家裏養過了二十一天。就不怕反覆了。董老太和美君都說很是。秀君沉吟不語道。我們本想要到揚州去的。如今揚州近在咫尺。怎麼不去呢。董老太說你



的病體要緊。要到揚州去。儘可以回去了再來的。我一準原同着你出來就是了。秀君拗不過大家的意。只得點頭。依然從瓜洲順流而下。直到蘇州。換船到了嘉興。回到家裏。連日都是大頂風。足足的走了二十天。秀君一到家裏。就知道倪小香死了。不覺大慟。立刻到陳家去祭奠。趕到小香靈前。哭倒在地。陳超然一見秀君。翻身便拜。淚流滿面的訴說小香的事。陪着秀君到小香靈前去。還沒有走到靈前。陳超然就叫道。小香。你的蕙妹妹回來了。你知道麼。我和你說話。你聽見麼。說不了。已經放聲大哭。引動了秀君的傷心。三脚兩步。撲到靈前。叫一聲香姊姊。我遲回來幾天。竟不能和你見一面。如今你到何處去了。拜倒在地。哭得聲乾淚盡。陳超然跪在一旁。陪着他哭。哭得無限悽惶。連陳一飛老夫妻兩個。同一班了鬟僕婦。也聽得淚流不止。好容易纔把秀君

勸住了哭。挽到岳氏房中坐了。陳超然默然旁坐。哭得一雙眼泡高高的腫了起來。秀君暗想原來陳超然也不是什麼薄倖的人。以前未免錯怪他了。當下略坐一回。把在外面打播受傷的事。略略說了幾句。因哭了多時。悲傷過度。忽然有些心痛起來。就匆匆的回去了。隔了一天。想起要到倪阿福家去打聽打聽小香的事。知道倪阿福新認了一個繼女兒。同着到紹興一帶賣解去了。秀君想起小香來。覺得他的身世。甚是可憐。從小兒東奔西走的。各處出碼頭。受了許多苦。又給陳超然引誘私通。在杭州鑽刀圈。險些送了性命。更受了陳超然的有心糟塌。污蔑他的名聲。又幾乎氣死。好容易成就了姻緣。却又是這般結局。一個溫柔婉媚的人。怎的命薄到這般田地。想想就不覺要哭。有時哭起他父親岳扶九來。想到小香。又哭一個不住。陳超然不來便罷。來了便

絮絮叨叨的說起小香就哭。每每的兩個人對哭對說。陳超然只說實在對不起小香。只有終身不娶續絃。心上纔過得去。有時秀君倒反勸他。以前秀君滿心上當超然不是好人。所以一見他的臉。就覺十分惹厭。不論什麼壞事。都像他做的一般。如今看他對小香如此多情。不覺把以前恨他的念頭。漸漸銷滅。倒反說自己當日疑心太重。不應把超然當作天下第一號的壞人。正和美君說陳超然這個人。也不甚壞。不知我以前爲什麼恨他。恨得了不得。美君含笑無言。一會兒小丫頭紅芳如飛走進房來。手裏拿了一個小信封。失張落智的。往檯子上一放。說是倪小姐的。秀君問那一個倪小姐。紅芳支支格格的道。就是死了的倪小姐。秀君直立起來道。倪小姐活了嗎。正是。

華年錦瑟真如夢。紫玉芳魂已化烟。

不知倪小香是不是活了回來。且聽下回交代。



第三十八回

奸計成空俏丫鬟無心忘密札
奇峯忽起莽少年有意闖華堂

紅芳突然走進來。手裏拿着一封信。遞給秀君。說倪小姐的。秀君突然給他這一來。摸不着頭腦。忙問那個倪小姐。紅芳張口結舌的說。就是死了的倪小姐。秀君脫口問了一句。倪小姐活了嗎。紅芳呆了一呆道。沒有活。這是倪小姐給小姐的東西。秀君雖然脫口問了一句。自己也沒有覺得有些詫怪起來。小香死已多時。那有活轉來的道理。正要問是那一個拿來的。已見倪小香的母親王氏。跟着奶媽進來。秀君一見王氏。霎時間提起他的傷心。立起身來。淚珠迸出。王氏也趕上來拉着秀君的手。不由哭起來。兩人哭了一場。大家勸住了。秀君忍淚讓坐。王氏一眼看見了檯子上的信。還好好的沒有開封。驚道。這封信是阿香還沒

有死的時候。叫我親自送來的。你還沒有看麼。秀君道。這封信我剛剛才接到的。王氏詫異道。我那一天來的時候。因為阿香病得很重。所以把這封信交給這個小阿姐的。怎麼直到今天才給你看。說着。把手指一指紅芳。紅芳呆在一旁。不敢開口。秀君喝問爲什麼我回來的時候。你不給我看。紅芳堵着嘴一言不發。待要哭出聲來。秀君道。想來是你這個沒用的東西。忘了這件事。今天看見了倪太太的面。才想起來的。是不是。紅芳也不敢答應。秀君喝一聲滾出去。下次再敢這樣不當心。定要着實打你一頓。說罷。忙把信封拆開。裏面是一張裹藥的紙。上面歪歪斜斜的寫道。

秀妹妹。我是給沒良心的害死的。他一心想你。所以害我。你千萬不要上當。要記着替我報仇。從此不能見面了。香姊在床上寫的。

秀君看了。不覺一身毛髮都直豎起來。跳起身大喊道。原來香姊姊是給陳超然害死的。香姊姊。這是我害你的。不料你竟等不到我回來。我如今一定要給你報仇。說着。不由又淚流滿面。問王氏道。香姊姊到底是什麼病。王氏含淚道。他病的時候。我問他是什麼病。他說是受了傷。問他傷在那裏。又不肯說。只逼着我立刻送了這封信來。我送了信。趕緊回去。他差不多快要咽氣了。誰知道他是什麼病。秀君聽了。心想要給陳超然點了死穴。所以他自己覺得是給他丈夫害死的。天下那裏有這種心很手辣的人。正在恨得無可如何之際。倒運的紅芳又搶步進來。說陳少爺來了。秀君大怒。厲聲道。叫他進來。紅芳見秀君這般生氣。嚇得不知所措。往外就走。陳超然已經緩步進來。滿面春風的剛叫了一聲妹妹。猛然見王氏坐在房裏。兜地吃了一驚。秀君早迎頭喝



道。陳超然。你做得好事。還我香姊姊的命來。說着。條的跳過去。拔出劍來。陳超然見事情決撒了。只喊妹妹不要動手。我有話說。爭奈秀君恨傷了心。那裏由他分辯。只咬牙切齒的。使開寶劍。沒頭沒腦的。蓋過來。陳超然見不是勢頭。長嘆一聲。逃出房去。秀君如何肯捨。緊緊追來。陳超然一路逃下扶梯。冲出屏門。美君從外面走進來。猛聽得樓上脚聲雷動。又聽得秀君嚙嚙鶯聲叫道。你往那裏走。美君不知何事。只道樓上有了賊。疾忙飛身躡過。剛剛要進屏門。陳超然湧身一跳。直跳下來。騰的和美君當胸一撞。美君出其不意。受了這般一撞。來得勢猛。只把美君撞得仰面朝天。直跌出屏門七八步去。陳超然撞倒了美君。如飛的直逃出大門去了。秀君追之不及。恨恨的回來。扶起美君看時。幸而還沒有跌壞。只手臂和腿上擦破了許多油皮。秀君恨得立刻趕到陳

一飛家去。要尋陳超然拚命。超然沒有回來。陳一飛問起情由。秀君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。陳一飛大怒道。當真有這個事麼。秀君把小香的信。給陳一飛看了道。這是香姊姊臨死時候寫給我的。難道還是我誣賴他的不成。陳一飛平日倒也很愛這個媳婦。如今聽得媳婦竟是兒子有心害死的。只氣得把槓子一拍道。這畜生如此無良。那裏像個人類。待我叫人把他尋了來。立時處死。省得以後再害人。說着。只氣得連連嘆氣道。我陳一飛自問生平。也未嘗造孽。怎麼竟生出這種梟獍般的兒子。將來怕不要鬧出大禍。連全家性命都送在他手裏。也不可知。秀君看了一飛氣到如此。料想超然一時未見得回來。只得怏怏回去。見小香的母親王氏。還在那裏。和董老太淌淚抹眼的訴說小香無故生病的事。秀君又盤問了他一回。也盤問不出什麼。前幾天秀君看着

超然一提起小香就哭，覺得很是可憐。只把他認作多情種子。把以前恨他的心，變成了可憐他的心。女子對於這個男子，既存了個可憐他的心。從來憐愛相連。就離愛的程途不遠。看起來秀君將來竟可以嫁給陳超然的。陳超然的苦心積慮，差不多將要收功的時候。做夢也想不到突然受了這樣一處致命的傷痕。一霎時前功盡棄。秀君登時把以前恨他的念頭，重新提起。更比以前恨得凶些。美君給陳超然撞了。一大交筋斗。這一筋斗跌得奇痛非凡。還在其次。美君更吃了一件事說不出的苦。翻開嫩蕊。跌破桃源。中衣上留了一大灘紀念。登時也把陳超然恨得好像不共戴天之仇。想起那一天岳扶九未死之前。美君走過扶九的臥室。只聽得扶九罵超然道。怪道阿蕙這般恨你。原來你真不是個東西。陳超然低低說了幾句。像在那裏和岳扶九爭論。美君要

想轉到窗外去竊聽。聽得陳超然走出來。就連忙逃了進去。不多一會。岳扶九就發起病來。當時糊裏糊塗的過去了。如今想起來。岳扶九的發病。未必不是給陳超然氣出來的。就和秀君說了。秀君格外把陳超然恨入骨髓。只恨從此以後一個陳超然竟是無影無踪的。不知到何處去了。美君給陳超然撞了一交。氣得哭了一場。睡了幾天。不肯起來。秀君勉強把他拉起來。到院子裏坐着。看新開的菊花。聽得大門外鬧起來道。我們家裏就是兩位小姐。向來不見男客的。你和我們小姐既不認識。要見小姐做什麼。說罷。又聽有人嚷道。你家小姐既然向來不見男客。怎麼會上擂台和男人比武的。門口的人又說。這裏沒有擂台。也不是打擂台的地方。你不能進去。來人說我進去定了。你怎麼樣。門口的人說你打聽打聽。這裏是什麼地方。你不要上門討苦吃。來人冷

笑道。我知道這裏是嘉興邏水鎮岳家。看起來也不過是個虛名罷了。正在亂嚷着。秀君聽得心頭火起。叫人去吩咐門上放他進來。看他有什麼本領。吩咐的人還沒有去。外面已大鬧起來。有一個岳扶九的小徒弟奔進來說。外面來了一個少年。門上不放他進來。他偏要進來。如今闖進來了。秀君剛立起身來。一個少年如飛奔進。後面跟着好幾個人。追着他亂嚷。秀君喝一聲不要嚷。問他來有什麼事。少年走到秀君面前。看了秀君一眼道。這位就是瓜州打擂打敗石金山的岳姑娘麼。秀君道。只我便是。你問我作什麼。少年嗤然笑道。我只道打敗石金山的一定有非常本領。如今看起來。也不過如此。石金山是我的朋友。我特地從徐州趕過來的。特來領教你的武藝。你有胆量的。就和我比較比較。不然也就罷了。秀君怒道。你也算江湖上朋友麼。怎麼一些規矩

也不懂。少年道。我不懂什麼規矩不規矩。只知道仗着這一對拳頭闖過去。却也沒有遇見過對手。秀君怒問你叫什麼名字。少年說誰不知我山東李玉林的名字。秀君道。你既是石金山的朋友。想來也要和石金山一般。嘗嘗我的厲害了。李玉林笑道。你的厲害。看來也不過如此。給石金山推了一推。就險些送了性命。你當我不知道麼。秀君聽了。不由面上一紅。暗想怪呀。他如何會知道的。想來一定是石金山告訴他的了。就說你姑娘沒有閒功夫和你談天。你要比武的。只管來。如不敢和你姑娘較量。就勸你免開尊口。李玉林哈哈笑道。好個誇口的丫頭。你那裏知道世界上的厲害。今天叫你吃個辣麵。你纔知道喇叭是銅鑄的呢。秀君聽了。滿心焦躁。一霎時就打起來。秀君料着李玉林是來替石金山報仇的。倒也不敢怠慢。放出全身本領來。用心抵敵。看着李

玉林的功夫。實是很俊。一時贏他不得。比了一回拳。各無勝敗。又比起刀鎗鞭戟來。着末纔是比劍。只見白光繚繞。圍着兩個人的身體。裹了個滴水不透。秀君也不覺暗暗喝采道。不知他那裏學得來的。這一路八仙劍。若不是我。換了別人。恐怕就要吃虧了。想着耳朵邊一陣涼風。秀君急忙把頭一側。一抬腿。就踢在李玉林腿上。李玉林就跌了一交。身體剛剛着地。就一個旋風步。霍的轉過身來。抱着劍一拱手道。領教了。姑娘的武藝。果是高明。聽說姑娘從前有過一句話說。只要和姑娘較量得勝。或者和姑娘武藝一般的。姑娘就把終身相許。不知究竟有這回事沒有。秀君道。你不是要和石金山報仇的嗎。怎麼又問這些話。李玉林一個轉身。抹一抹臉道。岳姑娘。你可知道我是誰。秀君聽他忽然變了一種口音。急忙一看。不覺呆呆的楞住了。正是

羅刹磯頭悲翡翠。菊花風裏鬥鴛鴦。
不知岳秀君因何發楞。請看下文分解。



第三十九回

換影移形倏顯英雄真面
奇男俠女同聯鸞鳳良緣

李玉林跌了一交。登時使一個旋風。一轉身把臉一抹。秀君一見大驚。那裏是什麼李玉林。分明就是瓜洲相見。送藥給他的郁錦榮。這一下子。可把秀君朦住了。恍恍惚惚的好似在做夢一般。楞了一回。方纔問道。這位是郁先生嗎。郁錦榮道。在下正是郁錦榮。改名易貌而來。並沒有別的意思。不過我惟恐姑娘手下留情。不肯叫我出醜。所以改了名字。換了面貌來的。姑娘不要見怪。秀君聽了大喜。不覺眉心上起了一點紅暈。慢慢地散佈到滿面上來。連忙深深萬福。道謝他在揚州送藥的一番好意。又問他如何知道自己那一天剛剛要吐血。郁錦榮道。我有個師傅。在揚州天甯寺坐方丈。我到了瓜洲之後。見擂台的台主。已

經給姑娘打敗。我又把石金山攆出瓜洲。想想沒有什麼事了。就到揚州去看師傅。把姑娘打播的事。無意中說給師傅聽了。不想師傅跳起來道。不好了。這個女孩子的性命送掉了。我忙問什麼原故。我師傅說這打播的女子。受了一插一推。又趁着這一插一推的借勁。儘力往上一騰。雖然落下來鈎倒了石金山。自己的內部一定受傷。若是當時發作出來。醫治也還容易。只怕過了幾天。纔發作。就有些尷尬了。我聽了大驚。連忙問師傅過了幾天再發作。還能治不能治。師傅說治倒可以治。只怕沒有應急的藥品。這種藥品。又不是花錢所買得到的。所以煉氣之士。差不多到了內功完備之時。最要緊的一件事。就是到三山五岳去尋採那些希奇古怪的藥物。聚攏起來。煉成一種九轉還丹。纔好救人濟世。但是這九轉還丹。非同小可。非但吃了卻病延年。而且可以

長生不死。採集這種藥品也難得很。每每有採藥採了一二十年。缺了一兩種要藥。始終煉不成的。其次就取了百草花葉上的霜。煉作百草金丹。雖然吃了不能還魂。但凡有人受了各種內外軟硬的傷。吃下去幾天就好。像這樣的重傷。有百草金丹吃下去。包管無妨。找不着這種藥。可憐這條性命。就要送掉了。我忙說你老人家不是有百草金丹嗎。求你老人家給我幾顆。拿去救了他的一條命。佛家慈悲爲本。你老人家量來沒有不肯的。我師傅算了一算道。如今送去。恐怕已經遲了。待我索性做個人情。叫小燕送去罷。那小燕是我師傅的小徒弟。天生的飛腿。一天能走一千多里。我就謝過師傅。匆匆寫了一張柬帖。就叫他送來了。不到兩個時辰。他已經回來。說送到了。我原想到瓜洲來看看姑娘。究竟發病沒有。師傅要帶着我。去朝雲台山。雲台山回來。見了袁

輔明纔知道姑娘果然嘔血。我心上十分惦念。如今一來我要領教領教姑娘的功夫。二者受了袁輔明的萬金重托。特地趕到這裏來比武求親。姑娘本領實是高强。在下實在不及。說着一低頭。在地下檢起一件東西來。送給秀君道。姑娘耳上的耳環掉下來了。秀君始而還不以爲意。接過來一看。纔覺陡地一驚。只見這一只耳環。只有半只。好像是給什麼東西攔腰砍斷的一般。秀君看了。已經一怔。回手摸一摸自己的耳朵。左耳上的白銀環。也只賸了半截。這才恍然大悟。方纔比劍的時候。覺得耳邊一陣涼風。一定就是這當兒給郁錦榮的寶劍削下來的。耳朵上的銀鑲。給人削了。自己都沒有知道。可想而知。郁錦榮的劍術。比自己高得多。剛剛跌那一交。竟是有心讓我的。想到這裏。由不得走上前來。盈盈下拜道。郁先生。前番救了我的性命。今天又承留我的

體面不叫我面上無光。這真是十二分的體恤。我感激得很。今天先謝謝郁先生的一番厚意。將來再圖報答。說着已經拜了下去。郁錦榮又不好去拉他。慌得連說怎麼怎麼。我在岳姑娘面上。有何好處。敢勞拜謝。說着也跪下去回禮。美君在旁看了。不覺嗤的一笑。想他們這一拜。倒像交拜一般。恰恰兩個人一同立起。只聽得郁錦榮低聲問道。我和姑娘比武是輸了。只不知姑娘比武聯姻的話。可究竟有這句話沒有。秀君聽了。不覺嬌羞滿面。一時回答不來。只點一點頭。赳赳地說道。方才比武。明明是郁先生有心讓我的。這如何能算輸。自然是我輸了。郁錦榮那裏肯認。連說沒有這事。秀君把半截耳環。托在手裏。給美君看了道。妹妹。你看這位郁先生。把劍遞進來的時候。我竟沒有覺得。要是郁先生有心傷我。只消把劍鋒略略一擺。或者劍尖往下一捺。我的性

命就有九成靠不住。照這樣看起來。方才較量了半天。郁先生實是步步讓我的。只是我實在糊塗。還只認郁先生的武藝。和我也差不多。大約郁先生見我還沒有明白。所以一劍削了我半個耳環。留一個憑證。這不是讓我的麼。美君聽了。點頭稱是。郁錦榮連連搖頭。再也不肯認。董老太方纔在裏面歇午。如今醒了。聽說有石金山的朋友要和秀君比武。忙忙的帶了幾樣暗器。趕到外面。聽了他們兩個人。大家不肯認。贏倒也好笑。就說郁先生同秀君不須爭論。何不再較量一下。分個高低罷。郁錦榮和秀君自然答應。兩下又較起拳來。這一次的比較。可和方才大不相同。兩個人雖然在那裏一拳一脚的交鋒。秀君的一對秋波。却水汪汪的。時時和郁錦榮的眼光。一往一來的飛個不住。鬥不多時。秀君早着了郁錦榮一掌。跌出去有五六尺光景。郁錦榮連忙拱手。

說一聲得罪得罪。秀君早已一躍而起。兩個人相看一笑。心上都覺得暖融融地。有說不出的一種感情。董老太叫他們坐了。略問問郁錦榮送藥的情形。着實謝了幾句。又看着秀君笑道。其實呢。郁先生救的原是自己的夫人。也用不着別人道謝。秀君聽了。面上又烘的一紅。再也坐不住。立起身往裏就走。董老太對郁錦榮道。在兩年之前。就有比武聯姻的話。但是和他較量的人。沒有一個是他的對手。如今郁先生如此英雄。又是有恩於他的。這頭親事。也是天定良緣。我就替我這乾姑娘做主許親。一言爲定。郁錦榮喜從天降。忙忙的再三道謝。董老太笑道。你何必這般多禮。依我看來。不如大家老老實實的。你不用謝我。我也不要謝你何如。美君聽了。又是一笑道。姊姊躲在裏面。不肯出來了。待我去拉他出來。董老太道。你拉也拉他不來的。等一回待我去叫他。

出來。郁錦榮看着美君眉目清澄。肌膚白膩。生得着實不差。暗想不但秀君。就美君這般武藝。這般面貌。已經是難得的了。就說做友袁輔明。托我替他到此向美君姑娘求親。說在瓜州的時候。已經說好的了。美君一聽說到自己身上來了。趕緊也立起來。往裏一溜溜到樓上。見秀君一個人低頭坐着。美君就挨着秀君在一起坐。秀君問他們呢。美君紅着臉說不知道。秀君看一看美君的神色。已經有些瞧料着郁錦榮方才說受了袁輔明的萬金重托。想來就是替袁輔明來提親的。就問美君你在瓜洲說過。袁輔明的親事。回到嘉興再說。如今人家特地請了大媒來求親。你到底願意不願意。美君延挨着不肯開口。董老太已哈哈的笑進來道。今天真是雙喜臨門。湊巧得很。秀君問什麼。雙喜董老太指一指秀君。又指一指美君。做一個手勢。羞得兩個人一齊背轉

臉去。吓了一聲。董老太只笑個不住道。你到底願意嫁袁輔明不願意。人家在擂台之下。托着了一個活元寶。這只元寶。怎麼好意思不送給他呢。秀君聽了也笑。美君又吓了一聲。要望裏房跑時。秀君一把拉住。問你到底怎麼樣。美君脫身不得。只得略略的把頭一點。一溜烟躲進裏房。這一來秀君姊妹的兩對姻緣。一齊定局。秀君守到扶九的孝滿了。郁錦榮到邏水來入贅。入贅之後。秀君纔知道郁錦榮是他兼祧郁家的姓名。實在本名是林玉榮。因為石金山和林家有些瓜葛。所以用郁家的名字。要來打坍他的擂台。說起來。石金山不知就裏。只當不是林家的人。更兼林玉榮自小就愛學一種鉤深索隱的方法。在家裏的時候。大家發生了什麼小小的竊案。或者有什麼不能明白的事。每的都要叫林玉榮用他自己的新哲理。偵督探索。差不多十件事情。倒

有九件不出林玉榮所料。所以林玉榮性之所近。善於改頭換面。一刻功夫。能變出一個面目來。叫人認他不出。人問他是什麼本領。能夠頃刻之間。變換面目。他說這是一件極容易的事。人的老少俊醜。不過面上幾條紋路。幾處高低的分別。只要把筆在眉梢眼角。嘴邊鼻際。鉤上幾鉤。頓時就換了一付面目。這有什麼難處。人聽了不信。他就試驗給人看。裝成一個面生的人。跑到別人家裏去。別人問他的姓名。他一轉身。把一塊濕手巾在臉上一抹。立刻就變作林玉榮。他到邏水鎮去。和秀君比武。也用這個方法。瞞過秀君。和秀君結親以後。更仗着這個方法。探聽出洪玉鳳和陳超然早有苟且。陳超然想岳秀君想不着。就串同了洪玉鳳。鉤引岳扶九。不知怎樣的千方百計。竟把岳扶九勾引上了。不能不答應娶他作續絃。又叫洪玉鳳到岳家上房去開櫥。偷了許



多首飾和金葉子。同陳超然分用。他們的計劃是洪玉鳳嫁了過來之後。帮着陳超然算計秀君。非叫秀君嫁陳超然不可。岳家的家產。將來就一半給洪玉鳳。一半給陳超然。他們的算計。十分尅毒。無奈人有干算。天有一算。岳扶九忽然死了。以致他們的計劃不成。這些事情。林玉榮都是一一的和秀君說了。秀君越發痛恨陳超然。定要和他拚命。但是陳超然不知走到那裏去了。如何還敢回來。林玉榮本是北京步軍統領衙門的校尉。兼做偵緝隊長。他因為從小就喜歡這一道的。遇着了一件不容易破的案子。他就高興非常。越是難破的案。他辦着越有精神。歷來也不知破了多少稀奇古怪的案子。他這一番從北京請假出來。看望他師傅揚州天寧寺方丈定慧法師。路過淮北。順道去訪袁輔明。就給袁輔明拉到瓜洲。成就了這一段姻緣。也是出於林玉榮

意想之外的。林玉榮在邏水鎮住了幾個月。帶着秀君同到北京。又過了幾年。無端要調他去捉蘇崑生。遇着了師兄。惹出這後來的無限風波。以致同着蘇崑生一齊落草。岳秀君打死了陳超然之後。傷也好了。跟着老道士學的八卦拳。也學得純熟了。這一天岳秀君忽然不見。登時抱犢山同石門山上。就紛紛議論起來。正是

竊藥姮娥奔月去。躡空紅線御風行。

不知岳秀君因何不見。請看下回。便知分曉。

第四十回 蕭寺尋師雙雄空色相 叢林執法去盜入茶毘

岳秀君絕世聰明。跟着老道士學八卦拳。不上一年。竟都學會了。這一來岳秀君的本領。就占了全山第一把交椅的位置。連林玉榮蘇崑生都不如他。岳秀君的意思。要老道士教他劍術。老道士搖頭道。我不是你教劍術的師傅。你教劍術的師傅。還在海外沒有來呢。蘇崑生林玉榮也要學劍術。老道士也說不是你們教劍術的師傅。你們的劍術。要在三十年之後。自有人來教你。此時不必性急。大家相顧懽然。這學劍的事。就此擱了下來。一個月之後。岳秀君到石門山去。在半路上竟不知到那裏去了。石門山的人。見岳秀君沒有來。就到抱犢山來接。林玉榮一聽大驚。說這還了得。難道又遇着了仇人不成。立刻叫了一路巡

邏的人來問。大家都不知道。只說昨天離石門山五里地方的巡邏隊。還看見林夫人騎着馬向石門山去的。再問問石門山的巡山隊伍。却沒有見秀君進山。於是就斷定秀君是在離石門山五里之內失蹤的。林玉榮和蘇崑生帶着呂夢熊沈緒祖。分爲四路。各帶了十來個人。到處尋探。一連三天。幾乎沒有把石門山口五里內外的地皮。都翻了過來。那裏有一些踪影。林玉榮沒奈何。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。三四天的功夫。只吃了幾碗小米稀飯。蘇崑生再三相勸。林玉榮想起多年夫婦之情。若是索性秀君死了。倒也不過傷心而已。沒有什麼放不下的念頭。如今一個人平空不見了。也不知他的生死存亡。格外掛肚牽腸的。於心不下。雖然林玉榮也是一個海內英雄。到了這個時候。由不得將平時的鐵石心肝。化作柔絲萬縷。一天到晚。愁眉苦臉的。如何排解得

開。猛然想起老道士曾經說過自己不是我們教劍術的師傅。看起來他是有些未卜先知的。怎麼這幾天竟把他忘了。沒有去問問他。林玉榮想着。立刻就飛登峯頂。見了老道士。才叫了一聲師傅。老道士劈口就問你爲秀君的事來問我的是不是。林玉榮說是的。請問師傅。他究竟到那裏去了。現在是生是死。說着。不覺眼淚直掛下來。老道士笑道。他好好的在那裏跟着師傅學劍術。你應該替他歡喜才是。何必如此傷心。林玉榮聽了。心上登時第一塊石頭落地。收淚問道。不知他學成劍術之後。幾時可以回來。老道士道。你們夫婦之緣已盡。恐怕未見得回來的了。林玉榮聽了。陡然心上又覺得十分悽楚起來。忙問道。照師傅這樣說來。難道我們夫婦今生不能再見了嗎。老道士道。緣既盡了。恐怕就見面也未必能夠。不過緣雖已盡。尙有餘情。將來能見面不能

見面。只在你自己的情分何如。或者從餘情不斷之中。生出見面的緣法來。也未可知。林玉榮聽了。無可如何。蘇崑生在旁邊插口問道。現在弟婦在什麼地方學劍。師傅自然知道了。老道士道。這地方你們不能到的。何必一定要知道。况且世界上的人。憑你怎樣慈愛的父母。孝順的兒女。膠漆相投的朋友。誓同生死的夫妻。也不能永遠在一起。各有各的歸宿之地。他是去尋歸宿之地去了。你們何必再要見他。這幾句話。把林玉榮蘇崑生說得一呆。老道士又道。你們的歸宿地呢。尋着了沒有。這一句在林蘇二人耳中聽了。竟是當頭响了一個焦雷。老道士接着對林玉榮道。你雖然年紀不老。却也經過了幾多閱歷。受盡了無限風波。已經三十多歲的人。再一展眼就老了。再不趕緊自尋歸宿。恐怕大限一來。容不得你從容尋覓。就此奄然長逝。世界上再沒有你這



個人豈不枉了你一世英雄。更向蘇崐生道。你是格外應該省悟。你也曾經做過二品大員。立了無數的戰功。把性命拚來的官。却爲着不會巴結上司。送了功名不算。還落了一個通緝。這是何等的不平。但如今世界上的事。都是這般不平的。要在世界上做這個人。只得忍氣吞聲的過去。除非要跳出世界以外去做人。方才可以不受這些煩惱。秀君的自尋歸宿。就算他跳出世界的計劃。你們兩個人還不同頭猛省。到了大限臨頭。可就來不及了。這一番話。把林玉榮蘇崐生聽出一身冷汗。覺得世界上什麼都是空的。登時無限灰心。拜伏於地。要跟着老道士出家。老道士說。你們出家的師傅。不是我。你們只往東南角上走去。自有你們安身立命的所在。我也立刻到別處去了。三十年後。再見罷。說罷。長嘯一聲。山鳴谷應。老道士早已騰空而起。霎時間不知去向。林

玉榮下得峯頭。把水陸兩路山寨裏的事。一齊交給呂夢熊沈緒祖兩個。竟同着蘇岷生到徐州雲龍寺剃度出家。雲龍寺的方丈叫修元。也是一個善知識。知道他們兩個都是有來歷的人。就替他們落了髮。起了兩個法名。蘇岷生叫明心。林玉榮叫明海。從此以後。這兩個人的名字。在本書之中。可就改作明心和明海了。明心明海出家之後。到處雲游。通天下的名山古剎。他們差不多都到過。三十年的光陰。過得飛快。明心不覺已經七十歲。明海也已經六十幾歲了。近兩年來。兩個人在天寧寺挂褙。雖然他們不露本色。可是合寺的人。都知道他們兩個有極大的能為。天寧寺大殿屋頂上的銅葫蘆。相傳是風磨銅的。這風磨銅又名定風銅。每一個塔頂上。都要用風磨銅作鎮塔之寶的。如若沒有鎮塔的风磨銅。不久一定要倒。天寧寺殿脊上的葫蘆。高有五尺。自

然更是無價之寶。明心同着一個火工道人。正在大殿旁邊走過。忽然火光一閃。大家都嚷說大殿屋頂上起火。明心暗想大殿頂上都是些磚瓦石灰。如何會起火。這裏頭怕有什麼緣故。急忙奔到院子裏。抬頭一看。只見殿脊上果然火光燦爛。火光之內。隱隱約約有一個人。明心是綠林出身。知道火倒不要緊。一定是綠林中人有心放的火。殿脊上沒有什麼可偷。想來是要偷這個葫蘆的。但是要偷葫蘆容易得很。只要夜裏來拿了去。就得了。爲什麼要有心放火。驚動衆人。這明明是告訴衆人。我來偷你們的葫蘆來了。你們好生防着罷。這個人既有這般胆量。估量着功夫一定不差。他竟藐視我們天甯寺裏沒有人。待我來給一個榜樣給他瞧瞧。想着。左右一看。見幾個挑水的和尚。挑着水如飛的奔過來。明心走過去。隨手一接。把一個老和尚挑的一担水。連扁

担帶水桶輕輕接過。往肩上一挑。湧身一縱。直縱到大殿頂上銅葫蘆
 旁邊立定。兩桶滿滿的水。一點一滴都沒有洒出來。這天甯寺的正殿
 足有九丈高。除了殿脊和銅葫蘆。至少也在八丈以上。空身縱得上去。
 已經不容易。又加上了一担水。談何容易。這種功夫。已經同飛行絕迹
 的劍客相差也就不多。明心飛上殿脊。舉眼看時。果然在火光中。有一
 個黑衣男子。立在銅葫蘆旁邊。見了明心挑着兩桶水。一塵不動的飛
 了上來。不覺心上一懍。想這個和尚的功夫。看起來在自己之上。動起
 手來。恐怕不能取勝。就拱一拱手。說一聲。噪聒了。再會罷。就在火光影
 裏往殿後一縱。歛然不見。黑衣男子一走之後。火光也登時滅了。明心
 從從容容的。依然挑着一擔水。飛下地來。大家越發佩服他的武藝。在
 常州天甯寺合寺之中。除了方丈之外。就要算明心海兩個的功夫。

最好。所以方丈派他們去幫捉普因。他們是義不容辭的。當下明心見普因撲的穿破了屋頂出去。也一聳身追上屋來。普因扭回身就是一拳。明心側身閃過。還他一掌。普因也霍的躲開。接着明海也飛了上來。普因見了罵道。你們倚多爲勝。算不得好漢。明海笑道。我知道你心上不伏。還要和我們較量較量。我就立在一旁。讓師兄和你較量。是好漢子不要走。普因聽了。努目切齒的照着明心。又是一拳。明心輕輕格過。使開一百零八路少林神拳。騰來騰去的。把普因裹住。普因雖然知道這一路功夫。但自己只有一個人。打下去終究寡不敵衆。一面招架着。一面奪路要走。爭奈給明心的拳脚。和風雨一般。裹得緊緊的。那裏冲得出。好容易得了一個空。虛晃一拳。在屋脊上飛身縱了下去。縱在一個大荷花池旁邊。護國寺裏也有幾個功夫很好的和尚。暗中受了方

丈的吩咐。帮着明心們捉拿普因的。見普因從屋上跳下來。就往地上
 一蹲。手脚縮成一團。看上去好像一個極大的蜘蛛。有一個和尚名叫
 慈航。着實有些蠻力。看着他從屋上跳下來。手脚縮成一團。怕他要逃
 走。就用盡平生之力。舉起荷花池上的一條石凳。望着普因背上砸下
 去。滿想這一下就不把他砸作肉泥。也要把他壓一個骨斷筋折。那知
 普因蹲在地上。動也不動。一條五尺多長。一尺多寬。六寸多厚的石櫂
 直砸下來。少說些也有一千斤重。普因迸着和身的氣力。石凳從空疾
 飛而下。砸在普因背上。普因把腰一伸。背一挺。只聽轟隆一響。那石凳
 激得直飛過去。飛到牆角邊。震天的一聲。一條石凳。迸成三段。明海也
 跟着普因。在屋上飛下來。見了普因縮作一團。知道這是一種蜘蛛功。
 把手脚縮在一起。連足了氣。就可以刀鎗不進。憑你什麼東西。也不能

傷他。除非點着他的命門穴。纔能破他這種功夫。趁着他正在運氣。還沒有運足的時候。趕過去在他耳門上一點。普因就打了一個寒噤。接着兜檔一腿。踢着了普因的氣海。這兩下子。纔把普因的蜘蛛功破了。滾倒在地。明心也飛了下來。忙把鉄索將普因渾身纏起。又加上一道絲繩。一道麻線。憑你普因的軟硬功夫。來得再好些兒。也掙扎不脫的了。明心和明海既拿住了普因。就告辭回到天甯寺去了。這裏護國寺方丈能覺。和天甯寺方丈計議了一回。又問了普因一遍。普因倒也爽快。就把自己所做的事情。一齊說了出來。大家想着如送到衙門裏去辦。佛門的面子。既不好看。而且還要生出許多麻煩來。不如直捷痛快的。把他放在石灰池裏煉死他就完了。天甯方丈慧悟也說不差。就在護國寺菜園裏石灰池內。倒上幾擔石灰。加上了水。一霎時石灰騰

沸起來。幾個人扛着普因往石灰池裏一慣。一霎時石灰翻翻滾滾的。把普因煉得肉爛皮銷。一個種菜的孩子李阿福正在石灰池旁種菜。看着普因給他們攆下池去。嚇得別轉了頭。不敢去看。只低着头種他的菜。忽地裏石灰池礮然一響。一件東西在石灰池裏直飛起來。在李阿福頭上飛了過去。李阿福頭上也濺了幾點石灰。不覺叫一聲阿呀。抬起頭來看時。只見土牆上坐着一個怪物。嚇得李阿福撲地一交。正是

三味火焚真戒體。石灰池煉臭皮囊。

不知是什麼怪物。且待下回交代。

第四十一回 枯骨嶙峋揮鋤除怪物 高槐蕭瑟奮勇捕逢蒙

普因給大家拋入石灰池後。憑他工夫再是高些。煉得渾身如鐵。也經不起石灰的煅煉。待要迸斷細縛的繩索跳起來。胡桃般粗的鐵索。倒並不在他心上。只消使足了全身功力。大聲一喊。就可以把鐵索迸成幾段。無奈細他的人。都是內家。既用鐵練捆住了他。又用絲繩麻線兩樣。在他兩手的脈門上。和兩腳股踝之間。密密層層的纏住。普因雖有一身軟硬工夫。這幾條絲繩麻線。竟用盡平生之力。掙扎不開。只得咬着牙齒。憑他煅煉。一霎時眼珠先瞎了。鼻子也爛了。渾身的皮肉。差不多一齊給石灰化掉。但是細綁的麻線和絲繩。經了石灰的火性一煉。却齊齊的爛了。普因的兩手兩腳就散了開來。這時候普因身上的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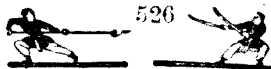
服也差不多爛掉了。已經煉得半死。陡然之際。手脚一鬆。就鼓着一股未盡的氣功。猛地一縳。手脚上鐵鍊齊齊散斷。在石灰池裏平空跳起來。直跳過李阿福頭上。恰恰跳在一堵短牆上。坐在牆頭。李阿福抬頭一看。只見一個像人又不像人的東西。面上的眼睛鼻子和耳朵。都沒有了。身上的衣服。只賸了一兩片挂着。兩手臂上的肉。已經煉掉了一半。露出骨頭來。兩脚上也是一般。胸旁肋下的肋骨。都露了幾根出來。還伸着一只沒皮肉的手。在那裏摩肚子。渾身上下。紅的是血。白的是石灰和骨頭。灰色的是幾片未曾煉燬的衣服。這種怪相。實在比妖精鬼魅。還難看一倍。李阿福一個村孩子。看了怎麼不嚇。直把他嚇得跌了一交。險些滾入石灰池去。李阿福趕忙往斜角裏一滾。滾出二三尺路。總算沒有滾進灰池。格外把李阿福驚出一身臭汗。趕緊掙起

身來。又驚又恨。看着牆頭上的怪物。在那裏搖搖不定的。好像要跌下來。李阿福怕他倒到自己身上來。這如何了得。不覺很的一聲。舉起鋤頭來。就是很命的一鋤頭。把這個怪物。依然打下石灰池去。李阿福看着他起先還在池裏翻騰。後來就漸漸的不動了。可惜普因一身絕好的功夫。只爲不走正道。倚仗着武藝。到處做獨腳強盜。就是這般了。結到了明天。李阿福逢人便說。說普因一到石灰池裏。就飛了上來。給他一鋤頭打下池裏去。纔打死的。停了兩三個月。有幾個外方來的和尚。打聽普因。恰恰奇巧不巧。又打聽着了李阿福。李阿福就手舞足蹈。很得意的說給他們聽。還加上了許多油醬。說得普因竟是他一鋤頭打死的。還說若不是我給他很很的一鋤頭。這個賊和尚一定要逃到別處。再去害人的。這幾個和尚聽了。眼上眼下的把李阿福打量了一回。

又陪着笑問李阿福的名姓。李阿福和他們說了。也不放在心上。這幾個和尚走後。就有人告訴李阿福。說你這小子。偏偏要把打死普因的事。拉在自己身上。到處混吹。你看這幾個和尚。濃眉巨眼。力大身長。想來一定是普因的羽黨。所以他們細細的打量你。還要問你的姓名。將來他們和普因報起仇來。你這小子纔吃不了兜着走呢。你預備着罷。李阿福一聽不錯。就怕起來。急得不得了。想想自己年紀還輕。又很有三五百斤氣力。他們會來報仇。難道我就不會練好了武藝。來對付他們麼。李阿福想到這裏。就各處求人教他武藝。拜了好幾個師傅。倒也學會了幾路拳棒。可惜他的師傅。不是江湖賣拳的朋友。就是鄉裏土法的教師。後來給林鳳岡瞧見了。他在練拳。雖然解數不精。却力量來得很足。而且身段也十分活潑。就把他收爲徒弟。教成了一身軟硬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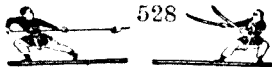
夫。不想李七這小子沒有良心。懷着不肯教他八仙劍的恨。就有意做下許多案子。拖累林鳳岡。林鳳岡自己到北京來捉他。他倚着自己已經學會了五虎獨門鎗和鴛鴦連環腿。不把林鳳岡放在心上。再也想不到會平空走出一個頭陀。要替他師傅報起仇來。這個頭陀。名叫廣智。雖然是普因的徒弟。恰在普因手裏並沒有學着什麼武藝。普因死的時候。他纔十歲。跟着他師伯普航習武。普因死了之後。普航同着幾個師弟。到常州來打聽普因死的情形。剛剛遇着李阿福這小子。說了一番大話。說普因是他一鋤頭打死的。江湖上的規矩。要和死的人報仇。先要問一問這個仇人。是爲什麼事弄死他的。倘然死者實在有自家取死之道。這個仇就報不成。所以護國寺方丈能覺。天甯寺方丈慧悟。和明心明海這幾個人。他們倒並不想報仇。爲的是普因做强盜是

真的能覺慧悟爲顧全佛門體面。免得說起來。敗壞了全局的名譽。所以照着佛門戒律。把他處死。這是爲公。不是爲私。至於李阿福是事不干己。無故的一鋤頭。把普因打下灰池。這個仇是一定要報的。普航打探了消息。就和師傅說了。要和師弟報仇。他師傅靜山。倒是個有道的。高僧。不許他們報仇。說無論普因身爲強盜。死有餘辜。就是不應死的。也何必冤冤相報。而况你們不過同他是師兄弟。用不着你們和他報仇。比不得是他的徒弟。同師傅報仇。還說得過去些。普航一班人。自然不敢違背師訓。却終究憤憤不平。因爲靜山有這一句徒弟可以報仇的話。就不惜光陰。盡心教授廣智的武藝。十年的功夫。廣智武藝學成。普航就對他說。你師傅是給李阿福害死的。你現在學成了武藝。第一件事。就要給師傅報仇。廣智自然答應。雲游各處。訪尋李阿福。要報普



因的仇。其實歸根結底。全是李阿福自己說大話惹出來的。當下廣智把師傅的事。告訴了林鳳岡等一班人。就計議合力捉拿李七。林鳳岡說。只可恨這小子。現在不知躲在那裏。若再有一天遇見了他。我非拿住他不可。廣智道。他現在那裏。還敢露面。恐怕早已不知逃到那裏去了。說到這裏。劉牧伸一幌身形。縱身出去。抬頭向一顆大槐樹上說道。李七。你自命英雄。就下來一個對一個的較量一下。不要賊頭賊腦的躲着。李七應聲而下。喝一聲。小子。慢說是你。就林鳳岡自己來和我動手。我也不怕。這時候。林鳳岡。陸金標。同廣智一齊躡到院子裏來了。廣智一見李七。眼就紅了。大吼一聲。縱身向李七直撲過去。劉牧伸忙搖手道。大家不要動手。待我一個人拿他。李七冷笑道。你們三個人都沒有拿得住我。憑你一個人要拿我。你莫非是在這裏做夢。劉牧伸也冷

笑道。你這飛雲太保的跑法。倒很快。可算是名不虛傳。李七大怒。喝一聲。照打罷。一拳打來。劉牧仲不慌不忙。輕輕閃過。也不回手。只是隨隨便便的招架騰挪。轉來轉去。和李七繞圈子。繞得李七心頭火起。猛喝一聲。用練就的鐵頭。對着劉牧仲胸膛一頭撞去。撞個正着。劉牧仲屹然不動。李七的一個腦袋。倒和生了根的一般。粘住在劉牧仲胸膛之上。李七急待掙扎。劉牧仲那裏肯容他再展手脚。只把兩掌往李七左右耳門一拍。一呼氣拍的一來。把李七直彈到二十步之外。仰面一交。劉牧仲飛身過去。一脚踏住。就把李七捆起來。這就算林鳳岡的大功告成了。把李七交到刑部歸案訊結。林鳳岡總算脫然無累。同着劉牧仲回到滄州。又住了一個多月。林鳳岡再三要走。劉牧仲如何肯放。苦苦的挽留。林鳳岡不答應。牧仲就流下淚來。林鳳岡只好答應再住幾



時不覺又住了一年光景。林鳳岡依然同着大家。在門前打麥場上納涼。青草上的餓蚊。又大羣的飛來。向各人身上亂叮。東邊趕掉。西邊又來。把大家叮得直跳。偏偏這一年天氣熱得很。一班人都是科頭赤腳的。身上只穿一條褲子。恰見林鳳岡同劉牧仲坐在一旁。不脫衣服。不用扇子。更不撲捉蚊子。好似蚊子也知道他們的武功厲害。不敢叮他們兩個一般。大家覺得十分詫異起來。又想起了去年的事。也是他們師徒兩個。獨獨的不怕蚊子。想不出是什麼道理。起初以爲他們有一種祕製的藥油。可以辟蚊。問問他們。又說沒有。現在見他們依然不怕蚊子。就有人走到他們左右。細細的看見一般也有蚊子飛在他們身上。但是停不得脚。只要蚊子一歇下來。就立時飛起。似乎有人在旁邊替他們驅逐。禁不住大家要問他們到底什麼道理。林鳳岡笑着把手

伸出來。對一個村上有名的拳教師何武當道。你請把手在我身上。無論何處。捺一捺試試。何武當不明白他的意思。冒冒失失的。把手往林鳳岡膀子上一捺。纔着他皮膚上。忽地覺得自己的手往上一彈。直同捺在彈簧上的模樣。竟把何武當的手。彈得高高舉起。這一個筋力。幾乎把何武當彈得仰跌過去。何武當吃了一驚道。怪哉怪哉。這是什麼道理。林鳳岡道。這就是混元氣裏日行功夫。無論在做什麼事。說什麼話。這一股真氣。總在周流不息的運行。真氣正在運行的時候。不問什麼東西。着到身上。就給他推出去了。來的力量輕些。推出去的力量也差些。來的力量越重。推拒出去的力量越大。所以蚊子飛到身上。就給彈出去了。如若有人在不防備的時候。就是一刀。或者一拳。也要反激過去的。方纔你這一捺。沒有用力。不過激得你身體一晃。若是你用

盡平生之力。打我一拳。恐怕就要把你的身體彈得飛出去了。何武當聽了。似信不信的道。真的麼。世界上真有這一門功夫麼。林鳳岡指着牧仲道。你要不信。你打他一拳試試看。何武當道。這不行。我是他的表姑夫。一拳下去。把他打傷了。可怎麼好呢。劉牧仲笑道。這個不妨。決不會打傷的。姑丈只管用力打就是了。何武當想了一想道。好。我就試一試。可是打傷了不與我相干的啊。劉牧仲道。這何消說。但姑丈要自己留意些。受了傷可不要怪我。這幾句話把何武當說得有些生氣起來。暗想你這小子也太狂妄了。不過在京城裏捉了一個強盜。就把他得意到這般田地。他既然這般看不起我。我倒要叫他嘗嘗我的厲害。他纔知道鎮山虎的本領呢。想着並不開口。只把全身氣力。運在一只右臂之上。照着劉牧仲左肩上。盡力一拳。這一拳不打出去。還是罷了。



一打出去之後。拳頭一着到牧仲的肩窩。不知不覺的一個人騰空飛起。飛有兩三丈高。一只手臂反激過去。身體在半空中失了重心。頭重脚輕。由不得就翻一個身。頭冲下。脚朝上。倒栽下來。正在將要落地之時。劉牧仲早輕輕地一縱身。雙手只一托。接個正着。口裏連說得罪得罪。姑丈沒有受傷嗎。何武當給他這一彈。把一只右臂。彈得幾乎脫銜。酸痛非常。面色都變了。嘴裏恰說不出受傷的話。只得勉強熬住了痛。笑道。還好還好。沒有受傷。怪不道你師傅誇你的功夫。果然不弱。劉牧仲只說我那裏有什麼大本領。姑丈剛纔沒有留心罷了。何武當臂膊痛得回答不出。只哼哼的站着。林鳳岡驀然走過來。把何武當肩臂相聯之處。猛的一捏。痛得何武當噁啞了一聲。捏出一身冷汗。臂膊上却立刻不痛了。何武當到此方纔心服。場上乘涼的人。也大家都稱揚牧

仲的功夫。你說一句。我說一句。只說我們這裏有了你。這幾家子當鋪裏的鏢師。都可以不用請了。劉牧仲謙遜不遑。只有劉惠伯同劉仁叔兩個。一聲不响。心上大不開心。想着這分明是師傅偏心。把絕頂的功夫教了老二。我們學的都不過是些硬功。一般徒弟。兩樣教法。越想越不高興。不免就要在臉上露出不悅的神色來。林鳳岡知道他們的意思。就對劉惠伯道。你們一臉上的不高興。大約你們心上。以為我偏愛了牧仲。所以教了他的童子功。不教你們的混元氣。不過這童子功。是要沒有破過身的童男子。方纔可以學得成。你們兩個。已經都不是童子。可叫我這個做師傅的。怎麼教呢。劉老大和老三聽了。不由臉上都紅起來。回答不出。正在這個當兒。一陣大風吹過。把四下裏的大樹。都吹作奔騰澎湃的一片濤聲。一霎時暑氣全消。月光暗淡。風過處早

見一個俊俏非常的少年男子。立在場中。叫一聲林鳳岡。你如何還不回去。林鳳岡見了少年。慌忙跳起身來。當場雙膝點地。叫一聲師傅。弟子不日就要回去了。衆人看着。又覺得大爲詫異。這個少年在月光裏看來。只覺得身段玲瓏。神彩飄逸。看起來年紀最大也不過二十來歲。比劉家老大的年紀。似乎還要輕些。怎麼林鳳岡竟叫他師傅。真是奇怪。大家正想着。只聽林鳳岡把三個徒弟叫過來道。你們來拜見師公。劉家三兄弟自然都恭恭敬敬的叫着師公。磕下頭去。少年也不回禮。只點一點頭道。起來起來。又看着劉牧仲道。這個孩子很不錯。再看一看劉惠伯同劉仁叔道。雖是硬工。也總算虧他。說罷。往大門裏便走。林鳳岡跟着少年。直到書房。就把門關上了。不容別人進去。也不叫茶水。兩個人談了半天。劉牧仲們都在外面候着。候來候去。不見開門。候到

龍虎

同 一 十 四 第

三更將盡。劉惠伯同劉仁叔等得不耐煩。自去睡了。只騰了劉牧仲一個。還在門外候着。不肯去睡。聽着他們講了半天的話。却一句也不懂。直到五更鷄唱。劉牧仲忽見後院裏一道紫光。嗤的冲天而起。慌忙趕到後院看時。只見那道紫光。閃電般飛向東南去了。正是

萍踪浪跡隨緣住。紫電青霜動地來。

不知這一道紫光是什麼東西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龍球

第四十一回



第四十二回 驚鳴一瞥矯首望芳塵 回馬三鎗騎驢驚絕技

劉牧仲候在林鳳岡屋外。候到五更已過。遠遠的雞聲一唱。就聽啾的一聲。有如裂帛。劉牧仲本來合着眼在那裏做呼吸的功夫。萬靜之中。格外聽得清楚。連忙睜眼看時。只見後院子裏一道紫光。烟烟爍爍的升起來。直往東南方而去。劉牧仲連忙趕到後院裏看時。林鳳岡房裏的兩扇後窗。開了一扇。劉牧仲一眼瞧進去。房裏空洞洞的一個人也沒有。劉牧仲心上一驚。跳進房裏一看。林鳳岡的行李東西。一些不動。只隨身的一個小枕箱不見了。棹子上放着一張柬帖。上面的字。有胡桃般大小。寫着道。

牧仲賢弟。兄今敬侍

師尊。入山學劍。他年自有相見之期。衣物暫存。候遣人來取。匆匆留別。臨穎悵然。

牧仲看了。不覺流下淚來。一會兒天色大明。劉樹人叫人來尋牧仲進去。牧仲正要告訴林鳳岡的事。忙拿着簡帖進去。一走進房。已見劉樹人手裏也拿着這般一張柬帖。一見牧仲。就問你師傅走了嗎。牧仲說走了。這個簡帖。打那裏來的。劉樹人道。我在炕上睜開眼睛。就見了這張帖子。誰知道是那裏來的。你手裏的是什麼東西。仲牧忙把簡帖遞過去。接過劉樹人手裏的簡帖看時。見只有十幾個字。寫得龍蛇飛舞。墨跡淋漓的道。

弟入山學劍。匆匆告行。敬謝 高情。圖報有日。

下面署着林鳳岡的名字。正看着。劉惠伯和劉仁叔也來了。一般的也

拿着一張簡帖。和給牧仲的口氣差不多。父子四人猜疑了一會。只好由他。劉樹人只說三個孩子。都虧他教成了武藝。臨走的時候。既不能給他餞行。連程儀都沒有送。未免抱歉。劉惠伯同仁叔本來不很以林鳳岡爲然。說他只知道偏護老二。如今見他走了。也不過如此。只有牧仲直想念了大半年。想到後來。音信都沒有。也就只好罷了。滄州地方。民風素來勁悍。又是著名的盜區。近來更出了一個大盜。綽號叫小張飛。趙九。一根花鎗。使得神出鬼沒。手下嘍囉。也有一千多人。附近滄州。方圓二三百里的地方。那些小股的強盜。沒一個不聽小張飛的指揮。滄州青縣東光南皮鹽山一帶。也不知出了多少明火執仗的劫案。地方官非但捉他不到。連惹也不敢去惹他。把小張飛的胆量。養得一天大似一天。到了後來。竟索性要地方上派起進奉來。各處的當舖鹽店。



錢莊和那些大字號。每月都有小張飛的常例。種田的是按畝收捐。只要納了小張飛的捐。別的盜匪。就不敢再來吵鬧。就衙門裏的催租差役。知道這家是小張飛收過捐的。也就不敢怎樣的蹂躪他。起先小張飛只在青縣南皮徵收常例。大家見官府尚且只圖省事。不敢惹他。如何敢和他抵抗。出幾個錢求安靜。也就漸漸成了慣例。只有滄州是人人都會武藝的。小張飛還不敢就來收捐。先在離城十五里一個最殷富的杜林鎮上。派人去討常例。杜林鎮上有幾家當舖。當舖裏也有鏢師。聽了都不答應。小張飛倒也坦氣。竟帶着幾十個人。親自跑到當舖裏。問那一位不答應的。我們就較量較量。我姓趙的也不是硬拿你們的錢。是憑着精氣命脈神拿錢的。你們說一聲不給。就得和我較量較量。我要輸了。從此不再到你們這裏來收常例。你們輸了。也沒有別的。

只要按季出還我的常例錢就是了。當鋪裏見他來了。也沒有別法。只好問這幾個鏢客。你們誰敢和小張飛動手。當時就有一個三義合當鋪的鏢客花得功。挺身而出。自願和小張飛比試。當下就在當鋪的後院空地上。交起手來。先比了一路拳。倒也沒有高下。又比起花鎗來。花得功一眼看見了小張飛的那枝鑽鐵點鋼鎗。心上就有些忐忑。又見小張飛接過鎗來。放開前手。單手抖一個鎗花。就冷森森地。寒光繚繞。接着把鎗尖往地上一插。插進地下足有一尺五六寸深。連大長的鎗纓都不見了。對着花得功道。這位達官尊姓。花得功和他說了。小張飛拱手笑道。據我看來。大家也不用有傷和氣。我這桿鎗插在地上。如若有一那一位達官。用單手或雙手一拔。就拔出來的。姓趙的塵土不沾。拍腿就走。從此不再到此地收捐。如若沒有人拔得起來。那就對不起了。

至於我姓趙的既收了你們的捐。就得保護你們。從你們繳捐的一天起。你們這裏出了盜賊。或者有人欺負你們。只管來告訴我。天大的事。都有我姓趙的一力承當。決不像這班賊官污吏。只吃俸祿不管事的。小張飛說着。一班鏢客面面相覷。連方才自告奮勇。要和小張飛比武的花得功。心上也有些發起毛來。估量着這桿渾鐵鎗。少說些也在五十斤以上。按照使兵器的公例。假如一根二十斤的鞭。要有四倍於二十斤的氣力。才能舉得起。有八倍於二十斤的氣力。才能托得住。有十六倍於二十斤的氣力。才能舞得動。有二十倍於二十斤的氣力。才能使得開。小張飛這桿鎗有五十來斤重。小張飛就要有千斤膂力。才能施展得開。花得功只有五六百斤氣力。自己想起來。未必是小張飛的對手。但是方才的話談滿了。不好意思打退堂鼓。只得走來看了一看。

把鎗桿搖了一搖。竟是一動不動。又把兩手捏住鎗桿。蹲下身軀。用力往上一拔。那裏拔得動。只好紅着臉走了開去。小張飛看着。只是微微的笑。隨問還有人來拔的沒有。問一次沒人答應。問兩次鴉雀無聲。問到第三次時。角門裏走出一個人。一聲不响。一縱身已到小張飛面前。和花得功一般的蹲下身來。單手拔住鎗桿。只一拔。一根渾鐵鎗直跳出來。隨手把鎗往半空裏一拋。鎗尖向下。鎗桿朝天。對着小張飛頭上。直落下來。小張飛急忙使個身法。從背後接住。再看拔鎗的人。竟不知到那裏去了。小張飛忙問大家。這位拔鎗的是誰。大家看他從角門裏出來的。是一個十來歲的女孩子。綠衣紫褲。編着兩條小辮子。辮梢上還墜着五色流蘇。粉面朱唇。長眉秀眼。大家不認得是那一家的孩子。只見他輕輕一跳。麻雀般跳到跟前。隨隨便便的一拔。就往上一拋。大

家都仰著臉往半空裏看。這孩子又跳出角門去了。等得這枝鎗落了下來。小張飛一手接住。再看這孩子時。影踪不見。小張飛忙問這位是誰。大家都回報不出。角門以外是一片菜園。園外都是空地。竟不知這小孩子是打那裏來的。小張飛見這般一個小孩子。就單手把地下的鎗拔起。自覺不好意思。也不好再叫這班保標的來拔。只得帶著衆人又到金家堡來。金家堡裏的鏢客。和小張飛動手。給小張飛一鎗挑傷了一個。金家堡的人就答應繳捐。漸漸的要到劉家莊來。小張飛先叫手下的人和劉樹人說。叫他趕快交捐。更有劉樹人獨股開的兩家當舖。小張飛要他出一千銀子。劉樹人父子如何肯答應。直捷痛快的回報了不行。小張飛就約三天之後。在劉家莊當舖裏見。劉牧仲這時候上他舅舅家去了。劉惠伯和劉仁叔。從學會一身功夫以後。沒有出過

手正在技癢。就磨拳擦掌的。要和張飛交手。依劉樹人的意思。要叫人去把牧仲叫回來。劉惠伯不服道。爹爹。你總覺得我們兩個不中用。難道我們打一個無名的強盜。小張飛。都打不過他不成。劉樹人道。小張飛是北五省的有名大盜。怎麼你們把他當作無名小卒。也罷。等他來了。你們須要小心。劉惠伯和劉仁叔一齊答應。歡歡喜喜的等得小張飛來了。劉惠伯先和他較起花鎗來。小張飛一桿花鎗。使得如車輪般。水屑不進。劉惠伯的鎗。那裏殺得進。劉惠伯只覺得小張飛的鎗。分心挑來。自己再也繳不過他的鎗尖。只好一撒步讓過去。自己的鎗刺過來。小張飛輕輕一繳。就繳過了。劉惠伯情知不妙。虛撲一鎗。正待跳出圈子。小張飛鎗風到處。劉惠伯連人帶鎗。一齊飛起。幸而劉惠伯武藝不弱。雖然撒手拋鎗。却沒有吃跌。依然好好的脚沾實地。仁叔一見



惠伯吃了虧就急了。奔過來正待動手。遠遠地聽得鑾鈴聲响。一騎馬在沙塵影裏。出着轡頭。馳電般跑來。看看至近。馬上人的面目。給前後左右的沙塵籠罩着。看不出是誰。那一根爛銀鎗。耀着日光雪也似的亮。鎗上一尺多長的紅纓。在風中飄飄飛動。劉仁叔認得這桿鎗是牧仲的。心中暗暗歡喜。忙說老二來了。話纔出口。那騎馬已跑到面前。馬上的人不是劉牧仲。是一個跟着劉牧仲去的莊家。肩頭上抗着那枝鎗。勒住了馬。跳下來。向劉惠伯道。二爺在舅太爺家裏。聽得小張飛上我們這裏來了。很想立刻趕回來。舅太爺再三叫他吃過了飯再來。他叫我先把鎗抗回來。給小張飛看看。叫他等一回兒。二爺吃過飯就來。小張飛雖知道劉牧仲的聲名很大。但也不過把他當作和劉惠伯一般。自己料想不至於吃下風。看着這枝鎗。又不像是英雄使用的兵器。

雖然銀光閃爍的亮得耀眼。却只有核桃般粗細。想來分兩也有限的。就問劉惠伯道。劉牧仲就是你的兄弟嗎。劉惠伯吃了他一個敗仗。心上正沒好氣。就說不錯。他是我的兄弟。一會兒就來了。你要贏得了他。這枝花鎗。我們這裏方圓三十多個莊子。就可以一律繳捐。如若贏他。不了的話。以後這個地方。你就不用來了。小張飛道。你不用替他吹着玩。我正要和這個小子見個高低上下呢。等了一回。劉牧仲還沒有來。等得小張飛焦躁起來。說怎麼到現在還不來。我可沒有這大的功夫等他。如今我回去了。叫他五天之內。到青縣德家莊去會我。如若五天不來。就算你們劉家莊認輸了。五天之後。來收捐。你們記着說罷。上馬要走。替牧仲抗鎗的莊家叫痰包。因為他頸上生着個茄子般大小的痰包。剛剛又姓談。所以大家叫他痰包。這個人本來有些神經病的。見

了。小張飛要走。忙趕上一步。挺鎗攔住道。叫你不要走。等他來了。要和你比花鎗。你怎麼就要走。你怕他麼。說得小張飛大怒道。你這小子。敢是癡的。他叫我等到明天。我也等到明天麼。快閃開了。痰包那裏肯聽。把鎗一橫。攔着小張飛的馬道。你一定要走。我是一斤氣力也沒有的。你只管催馬把我踹死了。你走你的。你要是實在怕他的話。爽快些。竟兜心一鎗。把我挑了。你好趕快兒跑。痰包這幾句話。不打緊。早把小張飛激得火透天門。大喝一聲道。你這小子。敢於這般放肆。分明是瞧不起我好。我今天不走了。給一個厲害你看看。喝聲孩子們。給我綁了。衆嘍囉七手八脚的。就要來綁他。痰包也不驚慌。也不逃避。只大叫小張飛。你是英雄。單會欺負我。算不了本領。你要綁儘綁就是了。劉惠伯弟兄兩個也看不過了。忙說這是我們這裏有名的半瘋兒。說話不知顛

倒吃飯不知飢飽的寶貝。你綁他幹什麼。小張飛正要回答。痰包早指着東北方說道。小張飛。你仔細些。我們二爺來也。果然塵頭起處。一匹白驢。倏然飛到。劉牧仲不等白驢停步。就在驢背一聳身軀。直穿到痰包身旁。順手把鎗掣在手裏。方纔在小張飛馬前立定。小張飛暗暗吃驚。劉牧仲先開口道。你就是小張飛麼。小張飛說不錯。你就是江湖上有名的小鳳凰劉牧仲麼。牧仲道。然也。你既然知道我的聲名。何必再來騷擾。你難道要和姓劉的比較比較不成。小張飛怒道。我是特來領教的。剛剛你又不在這裏。只和你令兄頑了一下。看來也不過如此。牧仲驚道。你和我家兄已經動過手了嗎。劉惠伯道。因爲你沒有回來。所以我和他動手的。牧仲頓足道。大哥。你爲什麼不去叫我回來呢。劉惠伯回答不出。牧仲就向小張飛一抱拳道。如此說來。我家兄已經輸了。

我們還要比較不要比較呢。小張飛沒本領說不要比較。就說你既回來。那有不比較之理。劉牧仲道。我倒有一個主意在這裏。我們不必兩下交手。省得傷了兩下的和氣。不如你用我的兵器。施展一套鎗法。我也用你的鎗。使一路追魂奪命羅家鎗給大家看看。好不好。小張飛想這倒不差。就答應了。讓劉牧仲先使。牧仲也不謙遜。接過鎗來。飛身跳上白驢。使開鎗法。只見滿身瑞雪。萬點梨花。連人帶驢。都裹在一片白光之內。連小張飛帶來的嘍囉們。也看得忘其所以。高聲喝起采來。使到那一路回馬三鎗的時候。牧仲霍地在驢背上扭過身軀。放開前手。單手着力一抖鎗桿。只聽刮刺地一聲响。小張飛不覺大驚失色。正是

來若雷霆初震怒。罷時天地久低昂。

要知小張飛因甚吃驚。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 虎門龍爭江湖談義氣 登山涉水庭院見仇人

劉牧仲把小張飛那一枝五十斤重的渾鐵點鋼鎗。使得好似燈草一般輕爽。使到最厲害的一路回馬鎗。單手一抖鎗桿。抖出一個盤籃大小的小鎗花。不想這一枝鎗禁不起劉牧仲的神力。用力一抖。抖得刮喇喇一聲。那枝鎗抖成兩斷。牧仲使得力猛。那半段鎗頭。不知飛到那裏去了。只賸了半根鎗桿在手裏。不覺哈哈一笑。對着小張飛道。獻醜獻醜。壞了你的軍器。怎麼好呢。小張飛嚇得目定口呆。一言不發。呆了一回。纔拱一拱手道。果然名不虛傳。佩服佩服。今天在貴莊吵鬧了半天。抱歉得很。他日再來拜望。說着。飛身上馬。連半段槍也不要。含羞走了。這一下子。銀鎗劉二爺的名氣。就傳遍了北方五省。滄州青縣南皮一

帶已經納了強盜捐的村堡。紛紛都來請劉二爺去保護。劉牧仲如何肯去。這班人請他不着。就來想法子走劉惠伯同劉仁叔的門路。劉惠伯眼看着白花花的銀子。怎肯不拿。就和父親劉樹人商量。要劉牧仲答應下來。他們去做代理。劉樹人說你們兩個都不是小張飛的對手。怎麼好去做他的代理呢。劉仁叔說。這個不妨。好在小張飛極怕老二。我們只要拿着他使的銀鎗做招牌。小張飛見了他的鎗。那裏還敢動手。只要你老人家和老二說一句。想來老二也不能不點頭的。劉樹人覺得也不差。就把牧仲叫進來。和他說了。牧仲心上雖不願意。然而。是樹人的意思。不好作難。只得答應了。從此劉牧仲就做了這幾縣的總鏢師。小張飛派人來收捐時。大家不給。只說我們的錢。已經交在劉二爺那裏去了。劉二爺叫我們不要給你。我們拗他不過。你們去問劉二

爺要罷。收捐的沒奈何。就去回報了小張飛。小張飛雖然忿恨。也沒有法子。這一天小張飛忽然發起酒性來。帶了一百多人。去到青縣陳家莊去要錢。陳家莊的人。照樣回覆。小張飛大怒道。那可不成。你把劉二請出來。見見面再說。陳家莊的人說他老人家可不在這裏。他在南皮鹽店裏。你要找他。得到南皮縣去。小張飛喝道。他本人既不在這裏。你們爲什麼冒着他的名字嚇人。今天非得拿錢不成。你要不給的話。就把你帶着走。這和他說話的是一個當地的董事孫孝侯。性情十分慤直。聽了小張飛的話。忙陪笑道。趙爺。你的話可說錯了。劉二爺叫我們不要給。我們只好不給。你只管去和劉二爺說話。這可沒有我們的事。再說你向來不肯欺負我們老百姓的。今兒您怎麼了。小張飛正是滿肚子的沒好氣。又給他這幾句話。不痛不癢的一激。激得勃然變色道。

你這東西。好生大膽。劉二不在這裏。我自然會去找他說理。今天你得先把捐繳出來再說。孫董事說這可辦不到啊。我們很願意給的。劉二爺不讓給。我們也無可如何。小張飛聽他口風來得十分強硬。格外生氣。喝道。放屁。你口口聲聲只提劉二。就着落在你身上。把劉二交出來。如若交不出劉二來。你休想過去。陳家的鏢師是劉惠伯的丈人。馮少雲。倒也有幾分本領。聽得小張飛和孫董事過不去。忙忙的抗着劉牧。伸的銀鎗。一口氣奔過來。小張飛正在發威。忽見眼前銀光一晃。一枝晶瑩奪目的銀鎗。已經豎在面前。心上也就噤了一噤。就問馮少雲道。你是誰。劉二來了麼。馮少雲道。我姓馮。劉二爺叫我替他在這裏保護地方的。小張飛道。快把劉二叫出來。馮少雲說劉二爺可不在這裏。他在南皮合順昌鹽局裏。尊駕要和他見面。請到南皮縣去會他就是了。

小張飛喝道。胡說。他既然不在這裏。爲什麼要借着他的字號。不繳我的捐。從今天起。陳家莊的捐。限三天之內交清。不許遲延。馮少雲說陳家莊繳尊駕的捐。不繳尊駕的捐。我問不着。只要他們肯繳。原不與我相干。只是地方上請劉二爺保護。劉二爺自己不能來。把保護的事情。交托給我。要是地方上不情願繳捐。來請我們保護。我們可就不得不問了。小張飛聽了。立時把眼一瞪道。你問怎麼樣。不問又怎麼樣。看你這個樣兒。莫非還想要和我動手不成。馮少雲知道自己不是小張飛的對手。但是擠住了。也沒奈何。只說依我的意思。尊駕也不消和我動手。我立刻差個人到南皮去。連夜把劉二爺請來。尊駕和他應該怎麼的商量。講交情不講交情。就不干別人的事了。要是尊駕一定要和我較量。我也可以奉陪走個三合兩蹚的。只求尊駕不要見笑。小張飛道。

既然劉二叫你替他在這裏保護地方。和你較量。也就同和他較量一般。你有膽子的。就動手。沒有這個膽子。簡直的請你抗着劉二的鎗。往別處去就結了。馮少雲不能不答應。只得一擺牧仲的那桿銀鎗。預備動手。孫董事的大門外。有一方草地。大家都擁到草地上。馮少雲使的就是劉牧仲那枝爛銀鎗。小張飛用的換了一枝溜金鎗。他因爲用這枝渾鐵槍。第一次碰了一個小孩子的釘子。第二次索性給劉牧仲一路羅家鎗。抖成兩段。所以不用渾鐵鎗了。定造了一桿溜金攢鋼鴨舌鎗。有六十多斤重。和馮少雲比較了一回。馮少雲自然不是對手。腿上中了一鎗。敗了下去。小張飛也沒有追趕。立逼着孫董事取了六百弔錢去。天津山東一帶。一弔錢是五百大錢。六百弔錢。差不多也值二百兩銀子。第二天劉牧仲得了消息。大怒。單鎗匹馬的。直到小張飛那裏。

要他立刻還出六百弔錢。小張飛自然不肯。就說姓劉的。你不要倚仗着武藝高強。苦苦的欺侮我們這些綠林人物。你既不是地方官府。又不是保鏢達官。你只管着你的劉家莊。我們沖着你下來收捐。也就是了。再說得遠些。你管了你的滄州。也就是了。別的地方。可不能禁止我們不收捐。按江湖上的大例。也要留些道路給別人走。留些飯給別人吃。莫非你姓劉的把這三縣一州的飯。霸住了。不許別人吃不成。你就算是吃鏢行飯的人。鏢行規矩。是有飯大家吃。有路大家走。彼此都有個照應聯絡。你不照着鏢行規矩。彼此照應。你的鏢就走不出去。何況你又不吃鏢行的飯。更不是靠此營生。何苦和綠林做盡無數冤家。結下許多仇恨。慢說憑你一個人的本領有限。普天之下。不見得沒有武藝比你高的人。就說你的本領天下無敵。也犯不着苦苦的和我們爲

難。破壞了江湖的義氣。而且我聽別人說起來。這些事情都是你令兄令弟幹的事。他們在外面收了錢。只叫你來頂缸。有些事你連影子都不知道。在江湖上結下了偌大的冤仇。你連一個大錢都瞧不見。這不是他們成心冤你嗎。劉牧仲聽了。覺得小張飛的話不錯。但是他兄弟仗着劉牧仲的招牌。在外面收人家的保鏢費。是劉樹人給他說過。他自己也點過頭的。如今怎好不認。翻他父親和兄弟的眼皮。只得睜着眼道。現在閒話少說。我是來要前天陳家莊六百吊錢的。不管怎麼樣。你得先把這筆錢還給我。再說別的話。那還可以。如若不然。我就只好得罪了。況且還有一說。陳家莊的馮少雲。是我叫他去的。你既然知道江湖上的義氣。就該把這一層意思。先和我商量一下。這纔是彼此照應聯絡。爲什麼你先把我的人傷了一鎗。這也是江湖上的義氣嗎。小

張飛聽了。明知道這一筆錢不還不成。但是一還了這筆錢。江湖上說起來。就算是栽了。以後小張飛的首領既做不成。而且在這個地方。也就站不住了。要不還的話。劉牧仲怎肯干休。一定要出於一戰。可是自己不是他的對手。別的人更不用提。想到這裏。橫一橫心道。我要是不還這六百弔錢。該怎麼樣呢。劉牧仲把銀鎗一晃道。這就得問我的夥計了。他的答應不答應。我可不知道。小張飛冷笑道。如此說來。是一定要我獻醜了。劉牧仲說不必客氣了。你就先請。小張飛道。在我的地方。你是客。我是主。那有主佔客先的道理。劉牧仲說。如此有僭了。說着一抖鎗尖。小張飛就覺得一陣涼風。直逼過來。勉強強強的較量了一回。就中了劉牧仲一鎗。中鎗的地位。恰恰也在腿上。和馮少雲中鎗之處。絲毫不錯。恰又止刺破一些浮皮。劉牧仲刺了小張飛一鎗。轉自己跳



出圈子。叫一聲得罪。小張飛知道他是來給馮少雲報仇的。只好伏伏貼貼把陳家莊的六百弔錢票子拿了出來。雙手奉還。劉牧仲收了起身就走。這一來小張飛在滄州一帶就站不住了。只好同了一班嘍囉們。改碼頭改到張家口去。做這打家劫舍的生涯。自己又別訪名師。埋頭苦練了三年武藝。這時候小張飛的武藝。就比以前不同了。學會了一路少林門中最厲害的五行拳。這五行拳名爲金木水火土五手。其實原是在龍虎豹蛇鶴五種拳法之中化出來的家數。出手有雷一般的吼聲。在指尖裏透出。當着拳風的。就要跌到幾丈之外。小張飛學會了五行拳。以爲一定可以勝得劉牧仲的了。就一團高興的趕到滄州。要尋劉牧仲。一打聽劉牧仲近年的名氣。越發大得了不得。手下徒弟也有二三百。所有滄州東光南皮青縣鹽山一帶的地方。竟都是劉牧

仲的勢力所及之地。每一處大村鎮。就有一個劉家店。劉家店的本錢。全是劉牧仲拿出來的。每一家店裏正廳上。就插着一枝滾銀鎗。這鎗和劉牧仲所用的式樣長短輕重。一般無二。彷彿就是劉牧仲的鏢旗。自從小張飛到張家口去後。這一州四縣的村莊。都備着聘金。請劉牧仲做他們的總鏢師。劉牧仲起先非但不肯。並且還吩咐以後除滄州本地的各莊各鎮。不能不保護外。別處來的一概拒絕。省得絕了綠林的衣食飯碗。禁不起來的人。再三央懇劉樹人。又叫他答應。劉牧仲只好勉強應承。教了二百來個徒弟。叫他們跟着劉惠伯和劉仁叔分佈各處。所以每一處地方。就有他的徒弟。差不多山東河北都知道劉牧人。這個人。牧仲自己却住在南皮合順昌鹽局裏。這合順昌鹽局的主人。叫呂世德。是劉樹人的拜兄弟。天津一帶的鹽局。和江浙官鹽局不

同。巡緝私鹽的兵。都是鹽局裏自己招募訓練的。不受公家的薪餉。也不歸公家節制。完全是歸鹽局自己指揮。天津府屬的各州縣鹽局。都是聯絡一氣的。大家知道劉牧仲有這樣的絕頂功夫。就公請他做緝私隊的總教練。劉牧仲雖然答應了。恰也不過是担一個空名氣。因為劉牧仲的功夫。不是尋常略通武藝的人。所可以領略的。不過借着他的名聲。鎮壓鹽梟。所以劉牧仲差不多一年倒有七八個月住在南皮。小張飛一打聽劉牧仲在南皮。就趕快尋到南皮合順昌鹽局。一問劉二爺在裏面麼。門上的人說劉二爺纔起來。此刻正在廳上擦臉呢。小張飛說我和劉二爺是極熟的朋友。待我自己進去。門上人看他氣概不錯。就同着他進去。走到廳門口。見一個人正蹲在地上。漱口刷牙。門上人一指蹲着的人道。這就是劉二爺。小張飛一看劉牧仲背朝着

他正在擦牙。他就輕輕地飛身一跳。已跳到劉牧仲身後。抽出刀來。兜頭就劈下去。劉牧仲正低頭擦牙。忽聽背後一陣風來。抬眼一看。已經看見了一道刀光。在小張飛想起來。一刀已經砍下。他慢說不知道人隨刀到。就使他知道。一刀已到頂門。他要躲閃。非先站起來不可。可是一站起來。恰恰湊在刀上。不想劉牧仲就地上飛起一腿。直踢在小張飛刀柄之上。把小張飛的刀。踢得飛出去了。正是

春水光搖龍鳳劍。秋霜寒瑩鷓鴣刀。

不知以後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龍球

第三十四回



第四十四回 一口水力抵少林拳 八枝鐵惹出飛來禍

大凡一個人蹲在地上。要起飛腿。是辦不到的。能走幾步矮步的。就算功夫。何況劉牧仲在地上蹲著。一手拿著個牙刷。一手拿著個大漱口盂。正含了一口水。在那裏漱口。再也想不到有人暗算他。小張飛出其不意的給他一刀。他招架不及。只飛起一腿。這一腿直踢在小張飛刀盤之上。小張飛手裏的刀。如何掌得住。騰的一下。一把刀踢得飛起來。噹啣啣落在廳外院子裏。小張飛想不到劉牧仲有這樣功夫。著實吃了一驚。小張飛手勢真快。踢飛了刀。就使出五行拳中第一等厲害家數。叫作海底擒龍的。沖著劉牧仲腦後一掌。劉牧仲這時已旋轉身來。見了他這手家數。不由也著實一驚。一時來不及抵敵。正含著一口水。



在嘴裏。就把真氣一提。從口中噴出一股白亮亮的水來。小張飛拳風到處。牛吼般直奔過來。牧仲一口水剛剛噴出。抵一個住。牧仲看着這般聲勢。想來今天不得開交。還是先下手爲強。免得遭他的毒手。就着地一滾。取小張飛的下三部。小張飛急忙使一個旋風掃腿。想把牧仲掃開去。牧仲候他掃到。一伸手把小張飛的脚尖抓住。往裏一帶。小張飛一個踉蹌。立脚不定。一交撲倒。牧仲飛身跳起。兜背一脚踏住。起兩個指頭。在小張飛背上一點。點得小張飛立刻和木人一般。一動也不能動。牧仲把他捆起來。送到滄州知州衙門。這小張飛是個有名大盜。各處有賞格緝拏的。如今劉牧仲把他輕輕易易的送了來。只把個滄州知縣章武良。樂了個事不有餘。立刻把他監禁起來。又飛稟各上司衙門。只說小張飛黨羽甚多。恐防路劫。所以不敢解省。各衙門覺得不

差就叫章知州把小張飛就地正法。劉牧仲怕小張飛的餘黨要來報仇。直防備了兩年多。見沒有人來。纔算罷了。依着劉牧仲的意思。原想一世不娶親。要保全他這童子功的。可是父母都不答應。只得娶了一個杜家的姑娘。夫妻之間。倒也和美。可是牧仲的混元氣。恰就此破了。又隔了一年。這個滄州知州章武良。因為擒了大盜小張飛。一連得了幾個保案。先是保升了知府。又保了補缺。後以道員用。登時就連陞三級。恰依然還留在滄州任上。滄州地方。自從小張飛正法以後。一連安靜了兩年。不但是劫案。連強竊的案子。都很少。想不到第三年上。忽然又來了一個獨脚大盜。開手第一件案子。就在劉牧仲家劉樹人屋裏。劫了許多銀錢首飾。去不算。還把劉牧仲的母親。渾身剝得光光的。細起搭在劉樹人身上。劉樹人也細了手脚。躺在炕上。而且夜裏一些聲

息也沒有。直待到明天天亮以後。有人打掃院子。纔見劉樹人房裏的窗子開了。炕上精赤條條的格着兩個人。大家才嚷起來。劉惠伯劉仁叔兩個恰好在家。聽得正院子裏一嚷。就連忙趕過來一看。這個情形。氣得暴跳如雷。然而賊人早已走了。也無可奈何。只好趕緊解開綑綁。掏出口裏塞的東西。看一看劉樹人夫妻兩個。還是睜著兩眼。說不出話。似乎中了惡的樣兒。忙忙的灌救醒來。自己也莫明其妙。只睡到半夜裏。忽然一陣香氣。從窗外透進來。登時就不知人事。以後的事。就不知道了。劉惠伯兄弟兩個聽了。也沒做道理處。只好一面讓劉樹人夫妻靜養。一面查點失的東西。大約也值好幾千銀子。連夜去把劉牧仲趕了回來。一看這種情形。氣得要死。知道一定是仇家做的事情。特地來報仇的。想起來劉家在滄州沒有仇家。料來定是小張飛的餘黨。依

着牧仲的心上。是不要報官。怕面子上不好意思。有人說這不能不報的。萬一州官知道了。查問你們爲什麼不報官。那時倒反不便。牧仲一聽此言有理。就親自去報官。到了滄州堂上。報了一遍。呈了失單。章武良叫他下去補稟。牧仲答應了。回身要走。知州忽然把他叫回來道。你叫劉牧仲。可不就是拿小張飛的劉牧仲嗎。牧仲說不差。知州微微笑道。聽說你的武功。在北五省着實的有名。大家都要請你保護的。怎麼你自己家裏出了盜案。反而不能保護呢。牧仲聽知州的口氣。頗有看他不起的意思。就說回老爺的話。我常年不在家裏的。所以這個賊人敢於放肆。如若我在家裏的話。他們一定不敢來。就來了也不致於給他逃走的。知州一笑道。好。如今你既報了案。本州自然要出差嚴捕。你補稟上來就是了。牧仲下得堂來。心想這個州官。好生可惡。前年我替

他拿了小張飛。他的升官。還是我照顧他的。今天看他的神色之間。很有些取笑我的意思。難道人家出了盜案。不應該來報的麼。想着。回到家中。不想當夜又來了一個賊人。在牧仲臥房窗外。颼地飛進一把刀來。恰不是對着牧仲飛的。只鏗然一响。插在牧仲常坐的一張椅背之上。牧仲正和他夫人說話。只見眼前一亮。一把尖刀。欻然飛進。牧仲呼的縱出房門。到院子裏上房一看。正是八月十三四天氣。月光如水。照得樓台大地一片銀光。屋瓦上好像薄薄地罩上一層霜影。纖雲四捲。悄無人聲。那裏有個人影。牧仲四面看了一回。見牆頭屋頂的瓦。都十分整齊。一些脚印也沒有。暗想這一定來了個高手。竟是有心在這裏和我作對。若在前一年的時候。憑他本領再高些。也不怕他。如今一力混元氣已經破了。萬一遇見了對手。倒也是一件麻煩事。但事已如此。

只好小心防備些。想着跳下房來。因爲沒有失掉東西。也就沒有去報官。不想自打這兩天以後。滄州城裏城外。沒有一天不出盜案。章知州簽差派捕。嚴密查拏。過了好幾個月。也沒有一些踪影。這一天劉牧仲正在屋上巡看。忽見遠處追過幾條黑影。後面有三四個人追着。大聲吆喝道。你們待往那裏走。累我們吃了許多限棒。今天還想逃走嗎。劉牧仲聽了。知道前面逃的。定是賊人。後面追的。想是捕快。不趁此助他們一臂之力。更待何時。就一擺手中雙劍。閃電般飛身縱過來。迎面攔住。喝一聲賊人休走。有你劉老爺在此。爲首的賊人聽了。也不答話。使開手中的刀。就同牧仲戰在一起。牧仲使的兩把劍。賊人使的兩把刀。兩下裏鏖刃相迎。錚錚作响。牧仲一時竟勝他不得。暗想不料賊人也也有這般好本領的人。免不得要用心抵敵。兩旁還有賊人的同夥。紛

紛的放出許多暗器。牧仲的童子功雖然散了。看着這些暗器。恰一些不在心上。只見暗器着他身上。都披吡克吡的落下來。有的落在屋上。有的落在地下。那使刀的賊人。一面和牧仲力戰。一面喝一聲。你是什麼人。敢於庇護賊黨。攔截差捕。這還了得。牧仲一聽這兩句話。不覺大奇。急忙跳開幾步。問道。你們是州衙裏的差捕嗎。怎麼後面追你們的人。滿口說你們是賊呢。一個使雙刀和牧仲動手的人。長得十分雄壯。冷笑道。我們是追賊的。那裏我們後面還有人追我們。你放走了強人。倒反攔住我們動手。明明你是賊人的一黨。只問你追我們的人在。那裏。既有人在後面追着。現在到那裏去了呢。罷了。這一句話可真把劉牧仲給問住了。牧仲因為賊人一連在他家光顧了兩次。格外小心防範。天天夜裏自己在屋上巡查幾次。又叫了幾個極得力的徒弟。幫

着劉惠伯劉仁叔兩個分班巡夜。今天牧仲正在房上立着。忽見十多個人。在屋上亂撞過來。前面幾個好像是拚命的逃。後面有幾個人。好像是捕快。一面追着。一面喊着。天下的強盜。斷沒有在逃走的時候。還一路叫喊的。自然這幾個追的人。定是捕役無疑。所以他毫不遲疑的。趕過來攔住這班人的去路。很鬥起來。再想不到這班人不是賊人。竟是捕役。倒反問他後面的賊人在那裏。牧仲四下裏一看。果然後面這幾個人一個也不見了。在劉牧仲一心捉賊的時候。可實在沒有留心到這幾個人身上。如今問他人到那裏去了。他如何回答得出。只得說道。我就是劉牧仲。諸位大概也知道的。諸位既是公差。有話總好說的。請下去坐一坐。何如。那班捕快說。今天我們好容易買了眼線。費了許多事。纔抄到他們的巢穴。差不多可以捉住的時候。給你出來這一攪。

攪得糟了。說一句不怕你見怪的話。把你當作賊人黨羽。有心抗拒。差捕。故縱強人。你到那裏去分說。如今且下去坐一回再說。說着。就一個個跳落院中。牧仲邀他們坐。他們恰不肯坐。有幾個人竟猛然把牧仲臥房的門簾一揭。只見一個如花似玉的少婦。坐在床上。滿房裏空落落的。一些陳設也沒有。就不覺一呆。外面的幾個人。因為強盜跑了。交代不來。要牧仲回到州衙裏去回話。牧仲始而不肯。後來一想。我問心無愧。怕什麼。只顧同他們去見州官就是了。想罷。就慨然跟着他們同去。到了州衙。章知州升坐大堂。一班捕役走上去說了一回。不知說些什麼。章知州面有怒色。就把牧仲傳上來。問道。你是劉牧仲嗎。劉牧仲不懂官場規矩。無論認識不認識。總要問一聲。你就是某人嗎。怕有頂名冒替的事。牧仲如何知道。暗想。我拿住了小張飛。特地解給你。讓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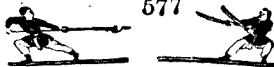
去請功。你的紅頂子。打那裏來的。如今倒對我裝起傻來。好像不認識我的一般。可見做官的人。沒有良心的居多。就說大老爺我和你相隔不久。難道就不記得了嗎。我就是拿住小張飛。解到這裏的。劉牧。章知州。哼了一聲。臉上很露出不耐煩的神氣道。你拿住小張飛。本州知道的。可是你爲什麼要庇縱大盜。攔截官差呢。劉牧。仲着驚道。大老爺說那裏的話。我爲着賊人連日夜裏。在我家中騷擾。好像是有心和我作對一般。所以天天晚上。弟兄幾個。輪替着在屋面上巡查。忽見這幾個人。沒命在屋面上奔來。後面又有幾個人。緊緊追趕。還大喊賊人休走。我纔把前面逃的人。劈面攔住。就打起來。打了一回。他們忽然說是捕盜的公差。怪我不該攔了他們的去路。一定要我同到這裏來。見大老爺。我自己問心無愧。就來何妨。牧。仲說到這裏。章知州喝一聲。且慢。

據你供來。你攔的是賊人。不是捕快。那末本衙門的捕快到那裏去了。牧仲只得說這個不知道。我一個人攔住了六七個人。打得昏天黑地。如何還能照顧到旁處。況且他們和我動手的時候。又不說是捕盜的公人。直等混殺了半天。才說出來。明明他們給強盜趕得一地裏亂奔。倒反說他們是追強盜的。到了這個時候。再問我強盜往那裏去了。我只有一個人。他們恰有六七個。六七個人不知道強盜的踪跡。我一個入又不是會分身的孫猴子。難道就會知道強盜的踪跡麼。章知州一拍驚堂道。好一張利口。推得倒也乾淨。你攔截公差。已經可惡。故縱大盜。只怕也是有的。快從實招來。免受刑法。劉牧仲見章知州說話。老大有些偏護他的差役。氣得叫道。大老爺不能偏聽了一面之辭。就硬說我故縱大盜。別人說我造反。大老爺難道就不問有憑據沒憑據。把我

當作謀反叛逆的罪人不成。章知州大怒道。好個利口奴才。敢於當堂咆哮。挺撞本州來。給我扯下去打。撲的拋下八枝籤來。八枝籤剛剛落地。只聽得章知州叫一聲不好。在公座上往下一塌。跌下地來。正是

劈破玉籠飛彩鳳。頓開金鎖走神龍。

要知章知州何故跌下座來。下文分解。





第四十五回

黠盜喬粧深更追盜賊

蛾眉拒敵寶劍剃眉毛

劉牧仲藝高膽大。一到滄州堂上。聽着章武良的口氣。簡直是有意和他作對。牧仲想你這官兒。豈有此理。你爲捉拿小張飛捉不着。已經摘去了頂子。轉眼之間。就要革職。我拿住了小張飛。雙手送給你。你就居然的大紅特紅起來。一連幾個保案。就是二品頂戴的道台。頭上頂子都紅了。你不想是那裏來的。連捉到小張飛賞格上的五百兩銀子。也吃沒了。沒有給我。我倒不來問你。你竟聽了捕快的一面之詞。有心和我做對。而且還要在公堂上打我。出我的醜。我就不要這條性命。也不能叫你的板子挨我一挨。就趁着章知州飛下八枝籤來的時候。跳起身來。一把把籤接在手內。大叫一聲章武良。你這賊官。忘恩負義。真

不是個東西。你要想打你少爺。真是在那裏做夢。好意賞你一個臉。到你這裏來走一蹣。你倒反這般的不識抬舉。你少爺要走了。再見罷。說罷。就把八枝籤劈面向章武良攢去。喝一聲着。八枝籤一齊攢在章武良臉上。章武良如何受得住。只攢得眉青眼腫。鼻破血流。叫了一聲阿呀。一個身體在公座直滾下來。滾入公案之下。劉牧仲在這一個着字聲中。飛身往外就走。一班捕役出其不意。身上又大家沒有帶兵器。有幾個人趕緊追出來。那裏追得上。展眼之間。已經不見。劉牧仲打了章武良之後。一口氣跑到家中。和家裏的人說了。劉樹人大驚。牧仲夫人杜芳姿也急得登時變色。都說事已如此。只好出門去暫避一避。至於家裏的人。你既沒有犯謀反叛逆的罪。料來也不至於株連家屬。你放心快去就是了。牧仲說也只好如此。我到南京去投奔左大哥罷。當下

立刻收拾盤纏。牧仲匆匆就走。一路到了南京。在黑夜裏跳牆進去。見了左鶴山。把章武良有心和他爲難的事。一一說了一遍。左鶴山大怒。不等劉牧仲央他帮忙。明天夜裏。就同着劉牧仲過江北上。左鶴山是南七省有名的劍俠。只半夜功夫。就到了滄州。劉牧仲童子功未破之前。雖然不會劍術。施展起陸地飛騰的功夫來。一夜也能走一千多里。自從成了家之後。就打了個對折。一天止能走六百多里。左鶴山帶着他在空際飛行。一千幾百里路。走了整整的半夜。如不是多帶一個人。只要兩個時辰。就可以飛到。當下兩人飛到滄州。天色還暗沉沉的。沒有透光。兩人就在劉家院子裏落下。四只脚剛剛着地。紗窗之內。呼的透出一道紅光。照得院中雪亮。左鶴山忙一揚左手。放出一道白光來。兩劍剛剛接觸。忽聽房裏有一個女人的聲氣。嬌喚一聲阿呀。條地紅



光一閃。收了回去。左鶴山也把劍光收了回來。同時劉牧仲聽得他夫人叫了一聲阿呀。不知遭了什麼事故。急得也叫一聲阿呀。撲地一步。就跳進房去。一眼見了他夫人杜芳姿渾身結束。脚下換了一雙小小的緞靴。一道紅光。剛剛收進袖中。見了牧仲進來。忙起身含笑道。你回來了。同來的是什麼人。牧仲從來不知道他夫人也通武藝。而且兼精劍術。現在見了這般形狀。不覺陡的一呆。也笑道。我竟不知道你精通劍術。你爲什麼要瞞着我。不叫我知道。如今南京左大哥同着我來了。快出來見過左大哥。再去後面。把老人家請出來。告訴他說左大哥來了。他夫人盈盈一笑。立起身來。到後面去換衣服。牧仲就叫大哥請到裏面來坐。左鶴山也就進來。杜芳姿換了一身豔服。笑吟吟的出來。和左鶴山見禮。左鶴山回禮不迭。叫了一聲弟婦。又對牧仲道。弟婦的劍

術很高。方纔眼前紅光一閃。一道劍光已經飛到。若我的劍光遲了些兒。恐怕此刻我們兩個的性命。都不知到那裏去了。杜芳姿忙深深陪罪道。我們這裏。因爲防着賊官手下的人。要來煩擾。這兩天通夜不敢睡覺。方纔我正要上房。瞥見一道劍光到處。倏然落下兩個人來。我只看見了兩個背影。想着來者不善。善者不來。不如先下手爲強。免得吃虧。就急忙放出劍來。不想劍剛剛放出。你們忽地回過臉來。借着劍光纔看清了面目。急了我一頭大汗。趕緊把劍收回來。要遲了一點兒。可就了不得了。說着。不覺看着牧仲一笑。牧仲急問你的劍術。是不是從小學會的。爲什麼你來了半年多些。竟對我絕口不提一字。杜芳姿道。我的拳脚劍術。都是我們村裏一個白衣菴的老尼姑无垢大師教的。我師父教我不遇急難。不許露出會劍術的一個字。自從你走了之後。



天還沒有亮。就有州衙裏會了營裏的人。來圍了我們的莊子。進來搜你。沒有搜着。就要把老爺子同我一齊帶去。我見急難臨頭。忍不住放出劍來。把一班兵捕的眉毛。剃一個乾淨。嚇得他們發聲喊。潮水般逃了出去。我趁着這個當兒。飛進州衙。躲在簽押房窗下。探聽消息。只見一個凶眉惡眼的人。和賊官坐在一起。交頭接耳的。不知講些什麼。只聽得他說道。這小子把我拿了。送到你這裏。只說我一定沒有性命的了。再也想不到我如今還活在世上。如今可真要報仇了。我聽了摸不着頭腦。想來一定說的是你。待要飛劍進去。開除了他們兩個。又怕萬一說的不是你的事。豈不殺錯了人。所以只好先回來了。再說。想不到你回來的這般迅速。牧仲不覺跳起來道。如此說來。這個人不是小張飛是誰。但小張飛早已就地正法的了。怎麼會到如今還沒有死。左鶴

龍虎

第四十五回

山忙問小張飛是誰。牧仲把拿解小張飛的事和他說了。鶴山想了一想。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不問是他不是他，總之事不宜遲。現在天氣還不到五更。我們不如到州衙裏走一趟。請弟婦也一同去。找着了那個賊官。再逼問他爲什麼要有心和你們做對。叫他親筆寫下供狀來。和他到上司衙門去說理。」牧仲夫婦自然說好。正要走時，杜芳姿忽然想起一件事。對牧仲道：「慢些。我們都走了。這個莊子交給誰？」大爺和三爺前天都受了些傷。老爺子又身體有些不舒泰。不如我先跟着大伯去走一踫。你在家裏照料着些。好在我們不待天明就回來了。」牧仲聽了，點一點頭。已見左鶴山跨出房門。白光一閃，歛地騰空而起。芳姿只說了一句：「你在家裏小心些。」一道紅光，追着左鶴山去了。芳姿起在空中。見左鶴山在前不遠。就一催劍光。雲飛電掣的追上來。左鶴山暗暗喝采。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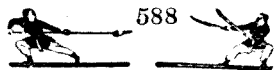


消頓飯功夫。早已到了滄州知州衙門。杜芳姿在前引路。遠遠地望見簽押房屋上。立着兩個大漢。手裏都是一把明晃晃的刀。想來是保護州衙的人。芳姿見了一怔。暗想上一次來的時候。一個保護的人也沒有。怎麼今天忽然嚴密起來。一回頭見左鶴山已經飛到一個大漢的身後。對着芳姿比了一個手勢。就伸出手來。一把掐住了大漢的頸子。往起一提。對面的大漢瞧見了。正待喊時。不防杜芳姿在背後。也是這樣的一掐頸項。兩個大漢都開不出口。左鶴山一手掐住了大漢的頸項。一手一點他的定穴。大漢就壁直的站在屋面上。一動不動。左鶴山放了手。飛身過來。也伸手一點這邊大漢的定穴。兩個人都直立在屋面上。左鶴山同杜芳姿方纔飛身而下。先在窗外一看。只見一個尖頭縮腮的人。躺在一張太師椅上。口裏喊一聲來呀。一個俊俏年輕的小



廝在套房裏答應一聲。走了出來。手裏拿着一枝水烟袋。忽然一抬頭。一聲極叫。手裏的水烟筒。豁瑯瑯落在地下。章武良正要罵他。耳朵裏低低的一聲喝道。章武良還不跪下。章武良急忙看時。一男一女。威風凜凜的立在面前。章武良倒也聽話。滾下太師椅。就跪在地上。左鶴山喝道。你快把私通大盜小張飛。串害劉牧仲的實情。供出來。饒你一條性命。章武良此時已經嚇得魂飛魄散。叫他說什麼就說什麼。就把收了小張飛五萬銀子。替他找出一個叫化子來。用迷藥灌醉了他。代替小張飛正法。小張飛就留了鬍子。移形換貌。改名蕭金福。就充了知州的親隨。兼管捕務。因爲小張飛恨極了劉牧仲。非要把他置死不可。所以先在他家做了兩次案。後來又假裝捕快。追趕強盜。在劉家莊屋面上經過。趁劉牧仲出來攔截強盜的時候。後面的幾個人。預備溜下屋

去。在劉牧仲屋裏栽贓誣陷。不想這幾個人竟失了踪跡。贓也沒有栽得成。小張飛把他帶了回來。商議之下。大家都主張把他釘錄收監。想法子弄死他。只要出一張病斃的結狀就是了。不想劉牧仲在大堂上跑了。小張飛帶着人要到劉家莊去搜查。忽然出來了一個女子。袖中飛出一道紅光。把三百多人的眉毛。一齊剃去。嚇得小張飛逃了回來。越想越恨。不知在那裏請出一個道士。說是精通劍術的。今天夜裏三更便起身。小張飛同着他到劉家莊去了。杜芳姿聽了。急得問道。到劉家莊去怎麼樣。章武良道。要把他們全家一齊捉來監禁。杜芳姿聽了。罵一聲好狼心狗肺的東西。飛起一只金蓮。就把章武良兜臉一脚。踢倒在地。性急慌忙的對左鶴山道。家裏不知給他們鬧到怎麼樣了。我們快回去罷。左鶴山點一點頭。只見一紅一白兩道光華。同時飛出滄



州城往東南方而去。天色已經濛濛。東方隱隱的露出曙光。已經看見劉家莊上一片通紅。火燄冲天。夾着無數火星黑烟。隨着一陣陣的曉風。直捲上半天裏去。杜芳姿見了。知道不好。急得心如火發。盡力催着劍光。往前趨趕。看左鶴山的劍光。已經飛在前面。離芳姿有三五十丈。芳姿暗想。畢竟他的劍術。在我之上。左鶴山因見劉家莊火起。急忙催劍飛行。呼的落在大院子裏。只見前後兩門。都有無數人守着。兩面廂房的火。燒得拉拉雜雜地。一眼見一個少年道士。把兩道青光。圍着劉牧仲。牧仲使開一把寶刀。護着全身。在青光裏縱橫跳擲。捷若猿猱。本來有混元氣功夫。或者內功已經到了家的人。只要有應手的寶刀寶劍。也可以抵敵劍客的劍。不過劍客是以氣運劍。用實力抵敵劍光的。是以力催氣。一虛一實。一靈一拙。雖然可以抵敵一時。恰終究不能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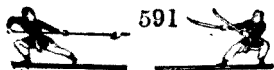
久的。牧仲自他們走不多時。忽然門外喊聲大起。許多兵役打破了大門。擁進來。見人就捉。捉了就捆。大家都在睡夢之中。一個個束手就縛。劉樹人披了衣服。搶過一根齊眉棍。往外就跑。劈面遇見了一個少年道士。不由分說。袖中飛出兩道青光。劉樹人一看。知道是劍光。喊聲不好。撒腿就向劉牧仲住的院子裏跑。兩道青光。蜿蜒飛舞的追進來。牧仲正提着寶刀出來。一見兩道青光。已經追到樹人背後。牧仲大驚。急忙拚命奮身一縱。縱入兩道青光之內。使開刀法。就同這兩道青光。一上一下。一左一右的鬥起來。鬥了一回。氣力不加。虛掩一刀。想跳出圈子外去。如何跳得出。滿眼裏上下前後。都是一片青光。尋不出一些空隙。正在十分危急。聽得一聲叫道。老弟不要驚慌。愚兄來也。正是

貪吏衙中方伏罪。將軍天上忽飛來。

龍虎

回五十一第

不知來者何人。且待下回交代。



龍王球

第四十五回



第四十六回 頭顱懸太白嚇倒貪官 頸血濺黃埃跌翻縣令

劉牧仲正在危急之時。只見兩道紫光。疾同閃電。射入青光之內。耳邊又聽得一聲喊道。老弟不要驚慌。愚兄來也。牧仲聽了大喜。以爲來的。一定是左鶴山。就趁着青光給紫光隔住了。不能下來的當兒。呼的縱出圈子。抬頭一看。心上不覺大奇。原來不是左鶴山。恰是杜芳姿的哥哥杜起鳳。暗想我這個內兄。斯斯文文的。平時走路都慢吞吞地走不快。想不到他也會劍術。這真是人不可以貌相了。但是左大哥同芳姿怎麼到此刻還不回來。這時候杜起鳳的劍。已經和道士的青光。扭成一團。兩青兩紫的光芒。映着拉雜雜的火勢。縱橫揮霍。上下盤旋。鬥得十分耀目。牧仲立在一旁看着。給蕭金福看見了。舞着雙劍。直奔過來。



牧仲仗劍相迎。更有許多營兵捕役。四面圍攔將來。陡見一道白光。從空疾下。直穿入兩青兩紫的劍光之內。接着空中飛下一個左鶴山來。這一來兩道青光。就有些抵敵不住起來。左鶴山的劍。又十分厲害。一穿進去。就把兩道青光絞成一團。杜芳姿也倏然飛落。紅光起處。一班兵役。都嘗過他剃眉毛的滋味。那一個不怕。加着杜芳姿兜頭一喝道。你們這班不要性命的東西。又來了麼。還不給我滾出去。再遲一步。我把你們的耳朵鼻子先留下來。衆人聽了。嚇得好像奉了將令一般。發一聲喊。望外就逃。逃不及的也削了幾個鼻子。連蕭金福也怕起來。一回頭才往外走。早給杜芳姿劈面攔住。喝一聲你這廝莫非就是假充蕭金福的小張飛嗎。小張飛聽了。看看勢頭不好。那裏敢答應。只一味想尋路逃跑。杜芳姿如何肯放。劍光一閃。早把小張飛的一個鼻子削

了下來。恰給他就地一滾。滾入暗中。不知滾到那裏去了。杜芳姿見尋他不着。就指揮飛劍。一同來併道士。這道士給左鶴山杜起鳳兩個人併他一個。已經手忙腳亂的應付不來。如何還禁得起再加一個。只得一聲長嘯。駕劍飛逃。大家也不追趕。只趕緊一面救火。一面把被網的人。一齊放開。劉樹人同着劉惠伯劉仁叔到此刻纔知道左鶴山同着牧仲星夜趕來。恰好趕個正着。如若遲了一天。那就糟了。當下少不得再三稱謝左鶴山的搭救。又謝了杜起鳳的相助。長嘆一聲道。我們好的一家安分良民。如今真要給他們逼上梁山了。左鶴山笑道。如今這班做官的未見得強如盜賊。這樣的糊塗世界。貪官蠹役。到處橫行。他們那裏有梁山泊強盜的義氣。老伯就入了綠林。倒也不爲辱沒。只這件事情。委實是州官受了小張飛的五萬銀子。弄一個叫化子來殺

掉了。恰任憑小張飛逍遙法外。這還不算。他更又串同了小張飛。叫他改裝易貌的做他的親隨。並兼管一州的捕務。小張飛最恨牧仲。一定要害他性命。以報昔日之仇。所以第一次開手。就在你們府上。第二天又故意在窗眼裏飛進一把刀來。再裝着追趕強盜。一味地追過來。明知道你們必要拔刀相助。他們就好借此栽贓誣陷。不知怎樣的賊。又沒有栽得成。只好把牧仲邀到州衙裏。想一頓板子打死他。這都是州官親口供招出來的。我們一面把這般情節。寫一張冤單。給他到北京保定各處去一送。保管他吃不了兜着走。那時我們再入綠林。也不爲遲。杜芳姿也把方才章武良跪在地下。叩頭乞命的醜態。和大家約略說了幾句。又說那一天牧仲在屋上和他們動手的時節。有幾個人掀了簾子闖進來。手裏拿着一只匣子。放在粧檯上。我一看這情形不對。

一定是來栽贓的。就一言不發。放出劍來。把四個人一齊殺了。開出匣子一看。是幾朵珠花。和些金器。我就嚴密的藏了起來。又把這四個被殺的人收拾開去。一會兒這班強盜闖進房來。一看一個人也沒有。粧台上也空空的一件東西都沒有。他們覺得十分詫異。抓不着錯處。就一定要牧仲同去。那時我只以爲栽贓的真是強盜。他們是捕盜的公人。如今據這贓官說起來。也是他們有意栽贓的。這件事情的主謀。就止是小張飛一個。可惜方纔止削掉了他一個鼻子。給他黑地裏跑了。真是便宜了他。更可惜匆促之中。沒有逼着贓官自己寫個供狀。說着只覺眼睛裏光芒一閃。左鶴山忽然不見。左鶴山聽說小張飛削了一個鼻子跑了。想着這小張飛是個罪魁禍首。萬不能讓他逃走。料着小張飛一定是逃回滄州城裏去的。就不及和大家說明。緊緊地催着劍

光一路追來。追到半路上果然有許多兵役。狼狽而逃。左鶴山一按劍光。落下地去。當頭攔住。喝一聲要命的快把小張飛留下。放你們過去。如若不然。一個個不用打算留着性命回去。一班兵捕見一道白光。匹練般往下一落。露出一個人來。曉得又是飛劍來了。那裏還有魂在。身上有幾個已經削掉了鼻子的。格外又驚又痛。嚇得齊齊跪下。大叫老爺饒命。那班沒有削掉鼻子的人見了。由不得也跟着一齊跪下。左鶴山喝道。不干你們的事。快把小張飛獻出來。有幾個人往斜刺一指道。那不是小張飛嗎。道言未了。左鶴山已經縱身過來。借着東方初出的日光一瞧。果然有一個人連扒帶滾的往樹林裏飛跑。左鶴山一躍數丈。趕到那人背後。伸手夾背一拎。喝一聲那裏走。霎時間騰空飛起。一轉眼飛回劉家莊。把小張飛往地下一擲。叫道。你們快把他綁起來。我

到州衙去取了賊官的口供就來。杜芳姿聽了。急忙飛入空中。看時。只見一道白烟已在數十丈之外。想着我自以為我的劍術不差。那知他的劍術比我竟高得多。就是我哥哥的劍術。也不如他。就落下地來。牧仲同杜起鳳已經把小張飛綑綁起來。小張飛跌得頭開額裂。昏暈過去。一會兒左鶴山倏然而下。取出兩張賊官的口供。給衆人看道。

滄州知州章武良。得賊五萬兩。賄縱就地正法之大盜小張飛。并串同小張飛誣害劉牧仲性命。特立供單。聲明是實。

一般的兩張。上面非但蓋著州印。而且還打着手模。牧仲同大家看了大喜。就和左鶴山商量。如何往上司衙門告發。左鶴山一縐眉頭道。依我想來。如今的賊官太多。清官太少。若要到上司衙門去告發。又免不了得要按部就班的。把小張飛先解出去。萬一再給他走了。這口氣怎生



消得。依我的主見。不如這般這般的幹他。一下出出這一口惡氣。你們這家人家。反正這個地方是不能住的了。不如去當個綠林首領。做些切富救貧。扶危濟困的事。也還不失英雄本色。但不知伯父伯母的意見怎麼樣。劉樹人聽了。想一想也沒路可走。只好點頭。杜起鳳也願情跟着他們去。一同落草。霎時定了主意。左鶴山把他們打發先走。約着在洞庭湖口會齊。左鶴山自己恰留在這邊。替他們料理未完的事。不幾日保定府城隍廟旗竿漏斗上。橫着一個死人。照壁上貼着一大張告示一般的東西。寫着碗口大小的字道。

滄州知州章武良。貪贓枉法。賄縱就地正法之大盜小張飛。又串同該大盜謀害捕盜有功之劉牧仲。現有該知州供單爲證。除該知州爲朝廷命官。應請吏刑兩部暨都察院及直隸總督歸案嚴參外。特

將大盜小張飛一名。立時梟首示衆。仰各軍民人等一體知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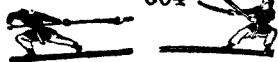
後面畫着一條張牙舞爪的龍。這一下可真闐動了保定府一城的人。大家看着這樣高的旗竿。一個死人如何平地裏送得上去。就看他這一張告示。竟有一丈多長。五尺多寬。高高的貼着。也不是尋常的人所可以辦得到的。登時城隍廟門外旗竿左右。擠了個水屑不漏。大家都要來看這件奇事。七張八嘴的。都說小張飛已經殺了好幾年。怎麼又鬧出個小張飛來了。這個州官。也就膽大得很呢。又有的說劉牧仲不就是銀鎗劉二爺嗎。他們爲什麼要害他。更有走路的人說制台衙門外旗竿上。也挂着一顆人腦袋。也是這般的一張告示。此刻制台衙門的東西兩轅。還紮着許多隊伍。不讓閒人往來呢。但不知這一條龍是什麼人。大約一定是個江湖俠客。出來打抱不平的。正嚷亂着。忽然一

個人覺得有一滴冷冰冰的東西。滴在他臉上。用手一摸。竟是黑中帶紫的血。忙說不好。我們大家躲開些。不要挨在旗竿之下。這上面有血滴下來的說不了。有幾個人也直跳起來道。不好。我們身上也帶着了幾滴。強盜的血滴在身上。是大不吉利的。我們快快走開。只這一聲裏。站在旗竿左右。離得最近的人。齊齊的發一聲喊。道走啊。一霎時就如潮水一般的往後退。四面的人。給他們這般一擠。大家立脚不定。這時已聽得一片聲喝叫讓道。知道是地方官來了。無奈裏面的人。用力往外一擠。牽動了全部份。推山倒海的擠過來。再也避讓不開。湊着這位首縣大老爺。坐着轎子。飛奔而來。照官場的規矩。是在省城裏頭。知縣不能開鑼喝道的。除非要出了城門。才可以開鑼。這首縣何建章。倒也是個能吏。聽了地面上人的報告。趕忙帶了幾個衛隊。急急地趕過來。

才趕到城隍廟前。忽見無數的人發聲喊直擁出來。轎子前面的那幾個巡勇。如何擋得住。幾百個人亂撞過來。早把何建章的轎子裹在中間。轎夫急得亂喊。也不中用。霎時間早把何建章的轎子擠倒在地。把何建章一個倒栽葱。跌出轎來。只跌得他帽子和朝珠。一齊落在地下。大家見闖下禍來。一個個四面亂走。一時走得精光。幾個家人。連忙把何建章攙了起來。檢起大帽朝珠。和他戴上掛上。只滾了一臉的灰土。鬍子角上。還沾了指頂大小的一塊騾糞。何建章吃了這一交。氣得鬍鬚直豎。罵那班巡勇道。你們幹的什麼事。帶着你們出來。是叫你們保護本縣的。這幾個走路的人。你們都擋不了。還想你們保護本縣嗎。幾個巡勇聽了。自然不敢開口。只有諾諾連聲的份兒。何建章正在生氣。只聽得撲嗤的一聲。是一個家人。正拿着一塊手巾。想要替他拂拭臉。



上的土和那鬍子上的騾糞。不料他在非常生氣的當兒。鬍子根根直蹺。蹺來蹺去。那一塊騾糞也給他蹺動了地位。散漫開來。始而不過在口角之旁。鬍鬚之末。如今一經散漫。就傳布開去。直侵到離口角最近的地方。何建章一張口。一塊黃豆大小的騾糞。竟落到嘴裏去了。這家人再也忍不住。噗嗤的一聲。急忙回過臉去。還有幾個家人和四五个巡勇。也同時噗嗤的一聲。有的笑得低頭避面。有的笑得走了開去。何建章正待喝問。覺得嘴裏推進了一點東西。鼻子裏已經送入了一股騾馬糞的氣味。何建章急忙吐在手裏一看。恨得他往地下一攢。更把手在鬍鬚上亂擄一陣。索性把騾糞蔓延到全部份鬍鬚之上。差不多在首縣大老爺嘴上。開了一株桂花。一班笑的人看了這般怪狀。越發忍不住。何建章看了。更越發氣得亂跳。大罵你們這班奴才。怎敢這



般放。肆還不取水來給我漱口。麼一班笑的人。這才不敢再笑。趕到左近去弄了一碗水來。給他漱口。又把轎子裏的正冠鏡。取下來給他一照。他看着自己的鬚子上。拌了許多騾糞。這種怪狀。實在難看。由不得又急又好笑。早有人送過熱手巾來。將就擦了一把。一班書役佯作也急急的趕到了。擺下公案。何建章升座。看着他們許多人。用梯子扒上旗竿去。七手八脚的鬧着。這個當兒。一匹快馬絕塵飛到。一個家人跳下馬來。對何建章說一聲。院上傳見。立等着有公事。何建章道。這幾天大帥不是有病不見客嗎。家人道。不知道。方纔是院上武巡捕藍大老爺。親自飛馬來傳的。何建章一聽。就知道不是什麼小事。趕忙坐上轎子。飛奔到制台衙門。一到巡捕廳。一班文巡捕就說大帥等久了。快上去罷。一個文巡捕就拿着手本。領他進去。直到簽押房裏。只見黃制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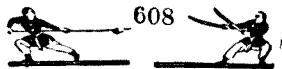
正坐在那裏。把一張紙翻來覆去的看。一見何建章進來。就把這張紙遞給他看道。你瞧瞧。這是怎麼回事。鬧大發了。何建章恭恭敬敬地接來一看。頓時急得頭上的汗珠。一顆顆直迸出來。你道這張紙上寫的什麼。原來寫着幾行大字道。

大盜小張飛。奉旨正法。膽敢勾結貪官。納贓五萬。用乞丐替代正身。綁赴法場處決。該大盜轉得逍遙法外。又敢誣害捕盜有功之劉牧。圖報私仇。罪大惡極。滄州知州章武良。貪贓鉅萬。縱盜殃民。均屬法無可貸。除已將該大盜小張飛斬首號令。并將該贓官親供送達京都外。特此示仰貴部堂知悉。

下面也是畫着一條龍。何建章看了。連忙先向制台請罪。說這都是卑職不能緝盜。境內鬧出這樣的事來。求大帥重重的處分。黃制台方才

把衙門外旗竿頂上忽然挂上了一顆人頭。照牆上發現了一張告示。中軍瞧見了。因為我有病不敢上來。後來給摺奏上師爺們知道了。說這還了得。趕快要稟知大帥。請示辦理。就叫家人進來。和我說了。把我急了一身大汗。勉強挨到簽押房。先把你們傳來問一問再說。不想一到這裏。又見棹子上端端正正的放着這張東西。你想這件事可怪不怪。何建章聽了。忙也把城隍廟旗竿上屍首。和照壁上告示的話。稟了制台。制台失驚道。原來城隍廟門外。也有這般怪事。這樣看來。這個人的本領。着實不小。如今你且先把我這裏的腦袋勘驗一下。疊了文卷。再說別的事。何建章連連答應。趕忙出去。把旗竿上挂的腦袋取下。來驗了一驗。有認識小張飛的捕快。證明是小張飛的腦袋。何建章吩咐書吏。疊了文卷。派出捕役。捉拿這個出告示的人。又匆匆回進制台。

衙門。見藩臬兩司同首府。一齊到了。制台正同他們說章武良的事道。我們直隸境內。竟有這樣的貪官。我們所司何事。說也慚愧。幾句話說得藩台偏促不安起來。制台又說。看他的簡帖。雖然十分狂妄。但想起來。定是個崑打不平的好漢。做出來的事。他說得到做得到。北京的刑部都察院也一定已經知道這件事。我看與其等他們來查。不如我們自己先辦。趕快把滄州章牧。飛提進省。歸案嚴訊。一面兄弟先行具摺。自請處分。只要把章牧重重辦一辦也就完了。大家自然說好。立刻把滄州知州章武良提進省城。制台親自嚴訊。章武良明知無從抵賴。只好據實招成。定了一個絞監候的罪名。這裏的摺子。還沒有發。吏部刑部都察院的文書。已經雪片般下來。多是爲章武良得賍縱盜的事。格外軍機處來了一封廷寄。也爲章武良的事。嚇得黃制台把章武良加



了一個絞立決。左鶴山只一夜的功夫。就把北京保定兩處的事辦得舒齊。又在保定等了半個月。等到章武良定了絞立決之後。纔飛到洞庭湖來。到了湖口。正是夜間。在岳陽樓上發出一道劍光。一霎時杜起鳳兄妹來了。劉牧仲也隨後而來。只家眷還在後頭。沒有到。左鶴山把殺了小張飛。把腦袋同身體分開兩處示衆。又到軍機處吏部刑部都察院四處。都遞了一個簡帖。把兩張贓官的清供。附在軍機處同刑部的簡帖之中。現在章武良已經定了絞立決的話。一齊和他們說了。說着往湖中望了一望。不覺縐縐眉頭。說聲不好。話猶未了。只見一個大漢。匆匆奔上樓來。在左鶴山耳邊說了幾句。左鶴山大怒道。那裏跑出這個野人來。這般放肆。正是

劍氣縱橫雲夢澤。湖光縹緲岳陽樓。



不知左鶴山因何發怒。請看下回交代。

第四十七回

銀濤碧海俠女戰妖龍

劍影雷聲尊師逢舊弟

離廣東廣州灣不遠。差不多在香港九龍之北的一座海島。高出水平線止有三五百尺。那島的形勢極像一個馬蹄。所以土人就號爲馬蹄島。一進島口。就雙峯夾峙。好像是馬蹄島的大門。島裏有一個絕大的海灣。水既極深。又嚴冬不凍。可以碇泊大隊的海軍。山上短樹參差。藤蘿映帶。風景極其幽靜。更兼山色澄鮮。流青滴翠。那一種蒼綠的顏色。竟像每天用水洗滌過的一般。只有一件可怪的事。是這樣一個景物。天然的勝地。島上沒有大樹。也沒有居民。住在這海島裏的人。都把半山的山洞。當作館舍。分作內島外島兩部。內島的居民。是在島口之內的。沿著島中的大海灣。也有是天然的山洞。也有竟是用人工開鑿出

來的。一家家門對滄波。窗臨碧海。倒也十分別緻。島外的居民。是在島口之外的。一般的架石爲床。依山作灶。一家一家的。好像蜂房。鴿室一般。全島的居民。都靠着捕魚爲業。這一天大家正在工作的時候。忽見一只沙船。扯起了五道大篷。在蒼茫天水之中。如飛疾駛。漸漸的駛近島邊。船上立著許多壯士。一個個手中都有兵器。桅竿上一座飛樓。飛樓上立著兩個霧縠冰綃的美女。都生得明眸皓齒。儀態萬方。看著他們在那裏指指點點的。不知說些什麼。這一座島國之中。也有幾個管事的首領。島民的武藝。都是這幾個人訓練的。著實有幾個好武藝的人在裏頭。當下見了這只大沙船。愈來愈近。竟有衝進島中的形勢。更兼看著船上的人。都是些彪軀壯士。戈矛森立。刀劍如林。不知道他們來是什麼意思。就有人忙忙的趕進內山。去報告李澄海。董瀛洲宗定。

國三個首領。三個人急忙登山一看。只見大船已到島口。五道篷一齊落下。雖然走得慢了。却趁著潮水的勢頭。直開進島口來。李澄海忙把手裏提著的一把純鋼魚叉。對著大船上飛樓。條的擲過來。李澄海站的地方。離沙船有十五六丈遠。一飛叉竟對準了飛樓上兩個女子飛來。兩個女子早已看見。不慌不忙的。袖手等他魚叉飛到面前。却在兩個人兩張如花嬌靨的中間。警然而過。正中在桅竿上。噹的落下地來。兩個女子一把接住。看一看魚叉是沒有叉頭的。一個紅衣女子道。他們來的叉沒有叉頭。分明表示沒有敵意。我們還是先上山去。和他們的首領說一說利害。如若他們不聽的話。再和他們動手不遲。一個白衣女子說聲使得。一道光芒。早已平空飛起。直飛到李澄海們立脚的地方立定。李澄海見他有這樣的功夫。那敢怠慢。忙問姑娘是那裏來。

的。到這裏荒島之中。有何見教。白衣女子把要聯絡江湖河海的綠林豪傑。結成一個大團體的意思。粗枝大葉說了一遍。又說起大明的遺愛。和滿清的暴虐來。大家都聽得津津有味。正聽著哩。猛聽得山下水聲如雷而起。一班聽講的人。大家說聲不好。亂紛紛的各歸洞府。一霎時一個人也不見了。白衣女子見了。十分詫怪。不知道爲什麼事。四面一瞧。只見山下的海水。猛可地直立起來。那水聲就和天崩地塌一般。噴銀跳雪的。往山上直捲。一轉眼的功夫。海水已經同山頂相齊。一陣風來。海水挾著巨波。從山頂上直蓋過去。白衣女子吃了一驚。暗想這種水勢。難得瞧見的。莫非有什麼水族作怪。正想著。震天的一響。一堆白浪就如一座小山。挾著海水對白衣女子直捲將來。冷颼颼的水花已經四下裏狂飛亂洒。濺得白衣女子身上臉上。濕了好些。白衣女子

全無惧色。只一側身軀。一伸纖手。使一路八卦拳中的分水掌。往兩下裏一分。早聽唏哩嘩啦一陣響。這一陣洶湧非常的海浪。竟給他這一路分水掌分爲兩下。在白衣女子的左右兩旁。排山也似價瀉了下去。水勢一分。就覺得一陣腥風。帶著一股水氣。飛舞而出。薰得白衣女子往後一退。腥風過處。早露出一條怪物。牛首蛇身。金鱗五爪。有兩三丈長。水桶一般粗細。兩只眼睛。睽睽地射出光芒。在水中只一穿。已穿到白衣女子面前。第二陣大浪。又同雷吼般推擁過來。差不多除了白衣女子足下的高峯之外。全山都掩沒在海水之中。白衣女子驀然見了這個怪物。吃這一驚非小。睜睛看處。見是一條金龍。對著他張牙舞爪的。把口一張。一個碗大的東西。從嘴裏噴出。光芒四射。劈面打來。白衣女子那敢怠慢。一個推山掌。用盡平生之力。雙手往外平平的一推。把

這碗大的東西。推了回去。撞在龍的鼻子上。撞得這龍一聲大吼。一翻身從山頂上翻落海中。登時山上的水。跟著這條妖龍。欻然落了下去。依然現出山頭。格外滴翠流青。十分可愛。白衣女子一見這龍落下海去。他如何肯舍。暗想這裏好好的一座海山。可惜有這條孽龍在此作怪。想來這山下就是他的巢穴。今天一定要除掉了這個妖龍。好替這些島民除害。想著就從山頂上飛身一縱。已經縱入波濤萬頃之中。用分水掌分開波浪。一路飛行追上了妖龍。騰身一縱。騰入空中。正在妖龍頭上。一個劈雷掌。照著妖龍腦蓋骨劈將下來。掌風一起。真像平地上起個霹靂。這一劈正劈在妖龍頭上。劈得他又是一聲大吼。在海底裏直跳出來。全身盡現。一霎時海水直立起來。水面上的像起了一座銀山。竟比馬蹄島最高的峯頂。還要高些。只見他連連的在水中翻騰。

飛舞了一回。渾身早放出無數的圓球。亮晶晶直同水晶一般。更發出一片霹靂之聲。雨點般沒上沒下的。對白衣女子打去。白衣女子見了。索性從半空裏一蹶金蓮。倏然落入浪花窩裏。使發了八卦掌。你看他上使獨柱擎天。下使靈鼈禁地。左用狻猊吐火。右用鵬翼搏風。這一路八卦掌。直好似一座金城。週身上下。圍裹了個風雨不透。把妖龍放出來的水晶球。一古腦兒擋住。湊得一片聲怪響。趁一個空。還把水晶球接住了幾個。細細看時。原來竟是一顆一顆的冰雹。但凡是遇著了吐火掌的。就不知不覺的烱成熱水。消滅得不知去向。白衣女子得了主意。就連連用五雷掌吐火掌打出去。一霎時把這些滿空的冰雹。一齊銷化淨盡。變作一天大雨。更用五雷掌把妖龍鼻子上打了一掌。直把他打得一個翻身。落入海裏。白衣女子正待用分水掌到海底裏追趕。



妖龍不想妖龍剛落下去。又一翻身縱了起來。把頭搖了一搖。一張嘴就噴出一天黑霧。遮天蓋地的。把白衣女子圍在中間。黑霧中夾著一股奇腥。直鑽入鼻子裏來。薰得白衣女子一個惡心。幾乎要吐。急忙發出飛劍來。只見一道火光。把白衣女子渾身護住。接著半天裏又飛下一道白光。分開黑霧。直向妖龍項下逆鱗所在。唰的直捲進來。妖龍一見飛劍來了。嚇得一個打滾。沒命的向海底裏就鑽。白光一閃。現出一個紅衣女子。滿天的黑霧腥風。都被兩道劍光。掃得乾乾淨淨。紅衣女子忙忙的同著白衣女子。緊緊指揮寶劍。直入海底。追上妖龍。劍光到處。已經把妖龍的尾上刺了一劍。妖龍急忙掉轉身來。伏在海底裏。對著他們連連點頭。兩個女子見妖龍已經降伏。就一指劍光。把妖龍的兩角繞住。騰身縱出海面。妖龍也跟著上來。依然伏在水面上。一動也

不敢動。紅衣女子指著喝一聲。你是何處孽龍。敢來這裏興妖作怪。如今你服了麼。那妖龍連連點頭。紅衣女子道。從今往後。永遠不許出來興妖作怪。須要聽從我們世界義俠團的使令。在這山脚之下。緊守門戶。不許別人的船進島。更不許無故興風作浪。殘害生靈。你聽見了麼。妖龍縮作一團。又連連點頭。現出十分恐懼服從的樣子。白衣女子喝一聲去罷。霍地收轉劍光。妖龍又抬起頭來。對著他們兩人都點了點頭。輕輕的往海底一落。踪跡全無。在方才水漫高峯的時候。沙船雖然靠著島口下碇。幸而妖龍的水。是在山後發起來的。給白衣女子用分水掌擋住了。沒有漫過前山。所以這一只沙船。也沒有受什麼影響。直至紅衣女子在飛樓上見妖龍吐出黑霧來。怕白衣女子孤掌難鳴。忙忙的縱入空中。吐劍相助。降了妖龍之後。兩個人回到沙船。只見島

前島後有無數的人都立在高處看他們。又有幾只大舢板從島內出來。一直划到沙船舷下。有幾個人帶著許多扈從。立在船中舉手示意。白衣女子一看。就是方纜和他說話的幾個人。就叫放下繩梯。把他們一個個接了上來。在李澄海的意思。還以為這只沙船一定不知沖到那裏去了。懊悔著沒有把這裏的特殊情形告訴他們。以致送了他們一船的生命。不想過了正午。大家在洞裏出來一看。這一只船依然好好的停在那裏。旗幟鮮明。刀鎗密佈。一動也沒有動。李澄海們覺得十分詫異起來。就放出舢板。搖到沙船上來。上了沙船。見了這兩個女首領。少不得先要問問他們的來歷。紅衣女子道。我們是世界俠義團的正副首領。烟波俠女沈瑤華就是我。這是我妹妹白鳳凰岳秀君。至於我們的來意。我妹妹方纜已經同你們說過。只問你們的意思答應不

答應就是了。李澄海道。我們倒也沒有什麼不贊成。只我們這個地方。雖然是廣東海面。却幾百年來沒有和地方官通一些消息。更兼這山底下有一個龍窟。伏著一條球龍。天天子午二時。他一定要出來一次。帶著百十丈高的水。從山頂上飛漫過去。有時渾身還會放出無數冰球。把山上的小樹。打得一乾二淨。所以我們這裏的人。雖然有一千多戶。五千多人。却都是住在山洞裏的。山上沒有一間房屋。怕給海水冲了去。每天一到子午二時。聽見山下的水聲。就大家鑽進山洞裏去。不敢出頭。等這孽龍來過了。大家纔敢出來打魚。前兩年有幾個外國人。坐著大高大長的船。到山上來看了半天。晚上就張了一個帳篷。在山頂上安歇。我們叫他趕快回到船上去。他們又不懂我們的話。只搖著頭不肯走。到了半夜裏。孽龍發作起來。海水漫上山頂。就不知道這幾

個人到那裏去了。岳秀君聽了笑道：「你們說的孽龍，方纔給我們用飛劍刺了一劍，已經降伏的了。」李澄海們聽了，面面相看，似信不信的道：「這話真的麼？」岳秀君笑道：「你們不信，我把他叫出來給你們看看。」說著，早已從船上輕輕的飄身下水，真是一些聲息都沒有。岳秀君到了海中，依然飛出劍去，把孽龍的角繞著，帶出水面來。岳秀君踏水而行，如履平地。用手指著孽龍，對李澄海等高聲說道：「你們看看，是不是已經降伏了。」隨喝一聲孽龍道：「還不行禮。」孽龍果然對著李澄海們一班人，點了一點頭。岳秀君收了寶劍，說聲去罷，孽龍把頭一低，呼的沒入水裏。李澄海等同一班島民看了，一個個歡聲雷動，登時跪下道：「這是九天玄女娘娘來搭救我們的。」我們還不叩頭麼？」說著，連李澄海董瀛洲宗定國等三個人也一齊跪下，說我們願聽首領的指揮。水裏火裏都

是情願去的。沈瑤華見岳秀君大功告成。就對岳秀君說一聲妹妹。我去了。這裏的事都交給你了。岳秀君還沒有開言。瞥然間一道白光閃入空中。不知去向。岳秀君不覺悵然。看官聽者。岳秀君的師傅就是雙龍島裏同著方建國入山修道的沈瑤華。自從岳秀君在老道士馬守真門下學會了八卦掌之後。已經差不多功夫完滿。同精通劍術的人也相差無幾。他就在夜裏到抱犢山。把岳秀君三言兩語的說動了。立刻跟著他人山煉劍。二十年的功夫。煉成了一口霹靂劍。沈瑤華又同著他到三山五岳之間。採了三年藥。煉成了一服太極丹。給岳秀君吃了。從此岳秀君功行完成。和師傅的本領。也就不差上下。這一天兩個人飛入雙龍島裏。雙龍島的首領。這時候是一個葱嶺的和尙。法名叫金輪。劍術極高。兼通靈學。正在教場操演他的龍虎軍。忽地將台上落

下兩個女子。金輪吃了一驚。厲聲喝問是什麼人。一個紅衣女子昂然問道。你是雙龍島的首領麼。金輪道。然也。紅衣女子聽了。就從身邊取出一方龍盤螭護的白玉圖章。恰只有半個。雙手高高舉起。金輪一見就呆了一呆。知道當二百年前有位老島主方建國。攜著夫人入山修道。把島裏的事。交托給李登龍。留下了半方白玉圖章。說不論什麼時候。只要半方白玉圖章一到。同留在島裏的圖章對合相符。這個拿圖章的人。就是方建國的全權使者。海島裏大大小小的事情。全要聽使者的調度。後來李登龍死了。杜海鵬同扎音圖。都做過幾年島主。傳到金輪。是扎音圖的第六代徒孫了。歷年下來。就把這半塊圖章。做了島主的勅命。如今金輪見方建國的半塊圖章到了。那敢不依。忙忙請沈瑤華在將台上坐定。自己飛忙回去。請了那半塊白玉圖章出來。和沈

瑤華手裏的圖章一合。果然毫髮無差。金輪連忙深打一恭。恭恭敬敬的站在下面。沈瑤華就把那兩半塊圖章。合作一起。舉了個過頂鑽雲。口中大聲傳令道。所有我們各處海山水寨的名目。從今天起。改爲世界義俠團。派沈瑤華爲團長。岳秀君爲副團長。管領全部事務。此外各島各寨的首領。都照舊供職。金輪和尚暴雷也似答應一聲。就同著全島將士。和沈瑤華岳秀君賀喜。從此沈瑤華岳秀君就駐紮在雙龍島上。把山東直隸浙江江蘇福建廣東六省沿海的綠林巢穴。一齊收服。一路到了馬蹄島。看著這一座海島。可以和雙龍島南北呼應。就輕輕易易的收伏了這條興波吐雹的球龍。沈瑤華見岳秀君大功告成。就回到雙龍島去。岳秀君在馬蹄島住了一年多些。在山頂上造了許多房屋。按著預定的計劃。要把江湖河泊的綠林英雄。一齊聯成一起。好

打世界上的大不平。從長江溯流而上。把四川沿江一帶的綠林人物。統統收入世界義俠團的範圍之內。有的不消動武。仗著岳秀君能言善辯。幾番勸告。就容容易易的合了夥。有的遲遲疑疑的不肯答應。岳秀君略略的顯些功夫。給他們看看。就把他們嚇得舌頭都吐了出來。用不着動手。自然歸附。也有始終不願意合夥。三言兩語說翻了。要動起手來。岳秀君只把他的八卦掌施展出來。一個推山掌出去。能把插天的高峯。推倒一個山角。一個平水掌。能把三峽中洶湧非常的水勢。立時捺住。誰敢再和他動手。有一個通劍術的涪江首領龍雲從。吐出劍來。要傷岳秀君。岳秀君也不放劍。只一個五雷掌。就把龍雲從的寶劍打落江中。龍雲從拱手拜服。岳秀君又用分水掌飛身下水。把龍雲從的劍取出來還他。龍雲從格外驚奇。立刻把自己的旗幟卸下來。換

上了世界義俠團的日月旂。岳秀君就索性把四川一省的事。交給了龍雲從。自己從夔州府巫山順流而下。到了湖北。倒折入岳州洞庭湖來。洞庭湖裏的各路綠林。有一個總頭目叫混海金鼈彭德彪。非但水旱兩路的武藝。無不精通。而且劍術也極其高妙。岳秀君縱劍光直到他君山大寨之中。見了彭德彪。勸他和世界義俠團聯合。德彪性如烈火。一開口就說你一個娘兒們和我一面不相識。我知道你是什麼人。就是你們要來投順我。我還要斟酌一下。好容易憑著你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。就要我們和你合夥。你莫非在那裏做夢罷。岳秀君聽他口氣。這般生硬。好像抱了他的兒子。丟在井裏淹死了一般。也不免生氣起來。冷笑一聲道。像你這般的年輕小子。恐怕做我的兒子還不夠。今天你祖太太要不教訓教訓你。你也不知天有多高。地有多厚。照劍罷。

小子說着。張口一呼。一道紅光。嗤然飛出。彭德彪急忙飛劍相迎。那知這道紅光。和普通的飛劍不同。急若流星。疾同閃電。彭德彪的劍那裏擋得及。霍地射到彭德彪頸上來。彭德彪嚇得魂不附體。屏風後起了一個霹靂。疾地飛過來。把岳秀君的劍光格住。正是

三十年前懷舊事。數千里外見恩師。

不知這一個霹靂是何人所放。請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

皓首映朱顏。夫婦重逢喜圓破鏡。
神龍摧敵艦。華夷鏖戰威震環球。

岳秀君聽彭德彪的口氣十分托大。不把自己放在眼裏。不免動了真氣。用足了力量。飛起劍來。要取彭德彪的性命。彭德彪劍術雖精。如何是岳秀君的對手。飛劍和岳秀君的劍光碰得一碰。錚然一聲。就蕩開數尺。岳秀君的劍欻然飛到彭德彪項下。彭德彪騰挪不及。只好閉着眼睛。束手受死。正在性命交關之際。屏風後滾出一聲霹靂。把岳秀君的劍光擋住。不得下來。岳秀君大驚失色。暗想這分明是五雷掌。不想這裏也有如此能人。想着。早見屏風後一陣風來。一個銀鬚雪髮的老道士。已經縱到面前。岳秀君一看就是一呆。脫口叫出一聲師傅。老道士看了岳秀君一眼。哈哈大笑道。原來你果然來了。你師傅好麼。岳秀



君連忙跪下叩見師傅道。師傅和我已經三十年不見了。我師傅想念得很。他老人家現在在雙龍島呢。老道士馬守真一把攙起了秀君道。你是輕易不開殺戒的。怎麼今天動了無明。用起殺手來。幸而我在這裏。如若不然。你這個亂子。可鬧大了。岳秀君一楞道。這爲什麼。馬道士不答。恰回過頭來。問那呆在一旁的彭德彪道。你這孩子。還是這般的粗莽。一開口就得罪人。你可知道他是什麼人。彭德彪靠着有老道士幫他。就挺着胸脯道。他自己走來。不通名姓。就要叫我投順他。天下有這種冒失的人。我不罵他罵誰。馬道士呸了一口道。你這孩子。還要強嘴。他就是岳秀君呀。彭德彪大睜兩眼道。真的麼。馬道士說難道我這大的年紀。還哄你不成。彭德彪阿呀一聲。趕過來雙膝跪下。叫一聲媽呀。你還認識我麼。岳秀君見他如此。倒不覺驚疑起來。霍地一騰身騰

出去有五六丈遠。喝一聲且慢。你究竟是什麼人。馬道士對他搖手道。這就是你的小兒子。我的小徒弟呀。你跟着你師傅走的時候。不是還有一個新生的孩子嗎。後來你走之後。我也走了。你丈夫和蘇峴生看破紅塵。削髮出家。你大兒子林幼玉。現在還在抱犢山上。已經做了首領。這是你的小兒子。從小給人拐了出去。賣給彭家做兒子。取名叫彭德彪。彭家本是綠林。他從小也着實學了些功夫。後來給我打聽出來。知道他就是你家被拐的小兒子。所以特地來教了他五年劍術。現在他繼父死了。君山一帶水旱六百里的綠林。都聽他的號令。我知道你們母子應該今日相逢。昨天纔從江西到此。你今日果然來了。不但是師徒相見。而且是母子團圓。這豈不是一件喜事。你還疑惑什麼。岳秀君聽了。悲喜交集。走過去一把攙了彭德彪起來。不由也落幾點喜極

沾襟之淚。又拜謝馬道士救了他兒子的性命。這一下彭德彪自然聽着岳秀君要怎麼樣就怎麼樣。登時也換了旗幟。彭德彪部下的人。也有心裏不願意的。却不敢當場反對。就在這一天夜裏。瞭望的人來報告。岳陽樓上發出一道白光。是總寨裏有人來了。彭德彪和岳秀君們商量道。向來總寨裏的人一到這裏。就在當天夜裏。在岳陽樓頂上。發出一道劍光。我一見劍光。就到岳陽樓去和他們相會。現在我們已經不是他們的部屬。所以也無須再去的了。在左鶴山的意思。原想要把湖湘一帶的事情。交給劉牧仲夫婦和杜起鳳。帮着彭德彪辦理。預備見了彭德彪之後。囑咐一番。再回到南京去。不想彭德彪變了方針。臨時不到。左鶴山就知道出了亂子。再湊着他的心腹徒弟柳永春。來報告了這件事。又把四川一帶的綠林。都已經給這個青年女子。收伏的

事情說了一遍。左鶴山不覺大怒。立時同着杜起鳳兄妹兩個飛到君山大寨。把彭德彪叫了出來。問他爲什麼違令不到。彭德彪老實告訴他道。我們這裏已經和世界義俠團聯絡。此後雖然不屬你們管轄。江湖上的義氣原在。朋友依然是朋友。左鶴山不等說完。已經大怒道。你憑什麼要脫離我們的管轄。這樣的事情。怎麼不先和總寨商議商議。彭德彪笑道。這件事也是今天纔決定的。沒有來得及通知總寨。好在通知也是這樣辦。不通知也是這樣辦。我有一種不得不如此的原因。只好請總寨原諒些。左鶴山喝道。你倒說得這般容易。我不原諒。又怎麼樣呢。彭德彪微微一笑道。不原諒也不行啊。左鶴山雙眉倒豎。兩眼圓睜。大喝一聲。我們綠林之內。從來沒有像你這般不講義氣的人。早的把你收拾了。免得敗壞綠林的名望。說着。把右手一舉。劍光劈面。



飛來。瞥眼間一道紅光從彭德彪背後飛出。把左鶴山的劍光接住。鏗鏘有聲。左鶴山大吃一驚。暗想彭德彪雖然劍術不壞。然而決不是自己的對手。如今這一道紅光。却來得十分厲害。怪道彭德彪敢於如此。原來倚仗着這個救星。想來這就是從四川一路下來的那個少年女子了。這當兒岳秀君跟着劍光也出來了。左鶴山一看。果然是個十八九歲的佳人。雲鬢纖腰。雪膚花貌。生得十分俊俏。走出來一聲嬌喝。來的人就是左鶴山嗎。左鶴山道。你老爺小龍王左鶴山的便是。你是那一個。岳秀君道。我便是白鳳凰岳秀君。左鶴山起先楞了一楞。又搖了一搖頭道。你假充字號。也不是這樣充法的。岳秀君是三十年前的女英雄。現在的年紀。至少也有五十來歲。看你的年紀。還不到二十歲。怎麼會是岳秀君。岳秀君笑道。我入山煉劍三十年來的服氣功夫。面貌

還和少年時一樣。你還沒有瞧見我師傅呢。他老人家已經差不多五百歲了。面貌也和十六七的少女一般。你既通劍術。這服氣延年的一句話。自然是知道的。服氣既然可以延年。自然也一定可以卻老。年歲是年歲。容貌是容貌。這是兩不相干的。岳秀君一面說着。一面依然指揮飛劍。和左鶴山力戰。只見一紅一白的兩道光芒。忽分忽合。忽上忽下。縱橫倏忽的。看都看不清楚。左鶴山使盡了渾身本領。佔不着岳秀君一點便宜。岳秀君也用足了全副精神。尋不着左鶴山一些破綻。兩下裏半斤八兩。旗鼓相當。鬥了多時。猛可裏岳秀君喝一聲着。一個五雷掌。把左鶴山的劍格住了。一線紅光。直射過來。左鶴山聽了這一聲霹靂。不覺一驚。又見自己的劍。在半空裏停住了。對面的劍。已經射到胸前。左鶴山急忙往後一挫。退了二十來步。大叫一聲且住。岳秀君疾



忙點住紅光。問左鶴山有什麼話說。左鶴山冷笑道。鬥劍只顧鬥劍。鬥拳只顧鬥拳。你們鬥劍贏不了我。就暗算起來。這也是英雄的舉動麼。岳君秀一想。果然自己不應急於取勝。情理上有些不合。說一聲得罪。今天比劍既沒有高低。改天儘可再比。左鶴山冷冷的道。這還比什麼。咱們將來終有相逢的日子。到那時再說罷。說着也不等岳秀君回答。同着杜起鳳兄妹一晃身軀就不見了。這時候月影當空。碧天如鏡。岳秀君往天上一看。只見一道白光在前。兩道紫光在後。瞥然一落。踪影全無。岳秀君不覺叫一聲好。想這姓左的委實是個勁敵。若不把他收伏了。這長江一帶的綠林首領。是不肯合夥的。想着。自去和馬道士們商議。只說左鶴山同着杜家兄妹飛了回來。劉牧仲接着問起情形。左鶴山氣忿忿地和他說了道。我們還到太湖總寨裏去罷。到了那裏再

商量辦法。當時就把太湖總寨的地點和暗號都告訴了他們。叫他們候家眷到了。逕由水路到太湖裏去。左鶴山就連夜到金飛虎那裏。和他說了情形。又和秦惠生商議了一回。到各處邀了許多高人劍客來助威。恰好劉牧仲杜起鳳等也同着家眷到了。大家商議着要去奪回君山水寨。還沒有出發。早有人飛報進來。說有一只大船。船上的人。男女女都有。不知是什麼路道。左鶴山奮然起立道。想來是岳秀君來了。好就在這裏給他一個厲害也好。叫他以後不敢輕視我們綠林中人物。只是這岳秀君的劍術實在不差。大家都要小心爲是。正說着。外面已經傳進彭德彪的一張名刺來。說君山彭寨主到了。左鶴山怒道。他還有面目到這裏來見我。叫他進來。傳事的走了出去。同着彭德彪進來。金飛虎秦惠生們一班人。本來原認得他的。彭德彪走過來向上

打了一拱。左鶴山只得立起身來。把手一舉。也不讓坐。只問你來有什麼話說。彭德彪道。左寨主。上一次你匆匆走了。有些話都沒有告訴你。你可知道和你比劍的岳秀君。是我的什麼人。左鶴山哼了一聲道。我那裏知道他是你的什麼人。彭德彪道。他是我的母親啊。左鶴山不覺一驚道。他真是你的母親嗎。彭德彪把自己從小給人拐出來。賣給彭家做兒子。和母子相逢的話。說了一遍道。若換了第二個人來。叫我合夥。我無論如何。也得先和總寨商議一下。才是道理。難道我姓彭的。從小是綠林出身。就真不顧江湖上的義氣不成。可是他是我的母親。就沒有法子。如今我母親師傅都一同來了。特地叫我先來致意。今天要和你較量較量。不過我母親說練劍術的宗旨。一來要抵禦邪魔外道的侵凌。二來是輔助人力的不及。三來是歸攝存神御氣的功夫。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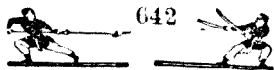
不是和同道比試的。如今大家不用劍術。只憑真實的功夫。比較一下。我們不勝。立刻把君山水寨奉還。否則請你們和我們合成一夥。好大家結合起來。打天下的抱不平。你的意思怎麼樣。左鶴山道。就是這樣。難道我怕了你們不成。左鶴山一聽了岳秀君是彭德彪的親生之母。心上倒平和了些。也就請彭德彪坐下。說了一回閒話。約定明天在湖中比武。到了明天。岳秀君的大船開到水寨門前。左鶴山也上了一只大座船。放到湖心。兩人比起拳來。岳秀君依然使開了他的八卦掌。只聽得掌風透處。一片天崩地塌。和風雷水火之聲。左鶴山雖不會八卦拳。恰會使一種太極手。也是拳法中最厲害的。能以靜制動。岳秀君的八卦掌。竟攻擊不進。左鶴山也只有架格之功。沒有進攻之力。從東方日出直門到正午時分。還苦苦的相持不決。正鬥哩。忽聽左鶴山身後

一聲大叫道。左居士少歇。他這八卦拳。自相生尅。要用八卦拳破的。待老僧來收拾他。岳秀君聽得分明。心中不由一動。只見一個老和尚。已經縱上船頭。和岳秀君打了一個照面。不覺阿呀一聲道。這不是秀君嗎。岳秀君舉目看時。雖然相隔了三十年。又削了頭髮。究竟身段形容。總還有些彷彿。分明是他丈夫林玉榮。三十年古井無波的芳心。到了這個時候。也不覺想起了從前恩愛。登時桃花頰上。飛來兩朶紅霞。杏子眼中。迸出一胞珠淚。老和尚已經跳過船頭。和秀君四目相看。兩下都覺得十分惆悵。接着明心也縱了過來。叫一聲弟婦道。你怎的去三十年。面貌依然。沒有一些老態。我和師弟。就老得不成樣子了。左鶴山不知道明心明海的歷史。見自己請過來助戰的兩個老和尚。都縱到別人船上去了。不覺心中大詫。又見對面船上一個長鬚飄拂的老道。

士飛身直上桅竿。對左鶴山拱一拱手道。左寨主請了。你還記得龍山道士馬守真麼。左鶴山聽了。猛然想起十年前在師傅那裏。見過一個老道士。師傅說他就是吳三桂手下勇將馬寶的後人。馬寶清朝騙他投順。又下蒙汗藥迷住了他。再把他斬首之後。他兒子就亡命出家。做了道士。得了服氣之術。尸解而去。馬守真是馬寶的曾孫。也出了家。不做清朝的官。這個人的劍術。是海內數一數二的。如今事隔十年。想起來有些記得。也連忙拱手叫一聲師伯。馬守真道。岳秀君夫婦。都是我的徒弟。方纔的老和尚明海。俗名叫林玉榮。就是岳秀君的丈夫。大家都是自己人。何必爭鬥。而且你令師也就要來了。說着。把手一指。天上的黃白二光道。那不是你令師來了麼。左鶴山抬頭一看。果然見一黃一白的兩道光。如飛落下。露出一個白髮童顏的和尚。一個紅衣素面



的佳人。左鶴山見師傅宏濟大師來了。急忙跪下叩頭。宏濟大師指着紅衣女子道。這是你沈瑤華太師伯。快些過來見了。左鶴山也忙跪下。叫一聲太師伯。沈瑤華一把拉了他起來道。我聽說你和我徒弟岳秀君在此相爭。恐怕傷了和氣。特地約了你師傅同來相勸。左鶴山道。太師伯和師傅怎麼說怎麼好。只要吩咐一聲就是。怎敢勞太師伯遠來相勸。馬守真哈哈大笑。從桅竿上飛身而下。同沈瑤華和宏濟大師相見了。這一來兩下合夥的問題。自然就輕輕易易的解決了。明海見了秀君。又見了兒子彭德彪。自然喜出望外。馬道士又對他們說你們兩個人學劍術的師傅。就是秀君。三十年前已經預定。你們趕快拜師傅罷。秀君臉上不覺又紅起來。從此江湖河泊的綠林。都歸入世界義俠團範圍之內。明心明海也跟着秀君學成了劍術。明海和秀君雖是夫



妻。一個世慮全捐。一個六根已淨。倒也毫無留戀之心。更兼一個皓首蒼顏。一個花顏雲鬢。看着好像秀君是明海的孫女一般。這時候忽然又有幾艘外國輪船開到馬蹄島邊停泊。秀君發令叫他卽日出境。他們那裏肯聽。硬要進口。就兵兵兵的開炮打來。一連幾炮。早打坍了一座山角。岳秀君急忙用三個遠鏡。引了三角集中點的日光。射到輪船上去。把輪船上的人。一個個都射得昏了過去。這一點焦光。着在船上就燒。射到身上就倒。射到軍械庫就炸裂。更兼槍炮之聲。驚動了山下的球龍。挾着如山的風浪。排天揭地而來。把幾只輪船不知冲到那裏去了。岳秀君纔對着大眾宣布焦光的用法道。我們中國第一能造輪機的人。就是戰國時候的墨翟。能用一塊水晶。引了太陽的真熱。去燒敵人的營壘軍械。當時墨翟的守宋。和三國時諸葛武侯的燒藤甲。

軍都是這個方法。但是真熱所射到的地方是有界限的。先要測準了遠近高低的度數。纔可以射出光去。倘若敵人臨時移動了地方。就不行了。如今我的方法。恰要比舊法方便些。只要用三面極大極厚的凸鏡。裝配好三角的地位。照着日光。就成了一種三角集中點的光線。這種光線就叫作焦光。可以自由放射。不受地位上的拘束。憑他有多少人來。只消把焦光一照。就一個個的都昏了過去。比外國的鎗炮。厲害得多。只可惜墨翟著的輪機經。傳到外國去了。我們中國倒反沒有。所以各種機輪。都是西洋人製的巧妙。其實他們的根本。還是在中國學得來的。衆人聽了。自然十分佩服。從此以後。這個世界義俠團。不但管社會上不平的事情。並且管國際間不平的待遇。真個聲聞中外。名震全球。恰是兩個中華女俠手創出來的。不論中國外國人。提起了海洋

大俠沈瑤華和岳秀君的名字。沒有一個不知道。正是
漫道紅顏皆薄命。果然巾幗勝鬚眉。

(完)

龍球

同八十四第





龍光書局印行